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精
新板
乾隆大藏經

三八
龍
藏

阿育王經卷第一第二同卷

墳一

生因緣品第一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精舍於彼早起著衣持鉢與比丘衆圍遶入王舍城乞食是時空中而說頌曰

佛身如金山 行步如象王 面貌甚端嚴

猶若於滿月

與比丘圍繞

俱行入於城

爾時世尊將欲入城足履門闈有種種不思議事盲者得視聾者能聽啞者能語跛者能行牢獄繫縛皆得解脫有怨憎者悉生慈悲犢子繫縛自然解脫往其母所一切諸獸象馬牛等心大歡喜悉皆鳴吼一切飛鳥鸚鵡舍利俱翅羅孔雀等鳥鳴聲相和諸莊嚴具鐸釤釦璫種種寶物在篋笥中自然出聲甚

可愛樂一切妓樂自然俱作是時此地自然
清淨無諸穢惡沙礫瓦石荆棘毒草六種震
動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
中央涌四邊沒四邊涌中央沒周迴旋轉現
此種種奇特之事爾時空中復說偈言

一切大地四海爲依國城諸山以爲莊嚴
世尊蹈地六種震動如海中船爲風所吹
時佛入城以神力故令一切人悉生喜踊如
大海水爲風所吹一切人民而說偈言
世間可愛樂無過佛入國大地六種動
沙礫無遺餘諸根不具者悉皆得具足
一切衆樂器自然出妙聲佛光照諸國
如千日照世以香水灑地及栴檀末香
是時此國城莊嚴中第一
爾時世尊行至大路於大路中有二小兒一

是何伽羅久履寄翻勝姓兒一是久履寄翻勝姓兒
此二小兒在沙中戲第一小兒名闍耶翻勝第
三十二相第一小兒以沙爲糗捧內佛鉢第
二小兒合掌隨喜即說偈言

自然大慈悲圓光莊嚴身已遠離生死
我今一心念以心念佛故捧沙以供養
是時闍耶供養已而發願言以此善根當令
我爲一繖地王於佛法中廣作供養佛知其
心見其正願未來之世有勝妙果由佛如來
爲福田故以慈悲心而受此沙即便含笑身
出諸光青黃赤白或從頂出或膝下出膝下
出光照八地獄寒者得煖熱者清涼光照其
身苦惱皆除彼諸衆生心生疑惑我已脫苦
爲即住此爲餘處生爾時世尊爲起善念復

作化人令至其處彼衆生見而生心言我等今者非異處生但以此人力故令我脫苦復於化人更生心念地獄報業悉皆消滅從彼命終生人天中有見諦處從頂出光照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吒於光明中說苦無常空無我法復說偈言

當精進出家 相應於佛法 滅除生死軍
如象破宅舍 若人於佛法 勤行不放逸
捨一切生死 得一切苦滅

佛之光明能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已還入佛身若佛欲記墳過去業報光從背入若佛欲記未來業報光從前入若佛欲記地獄生者光從足入若佛欲記畜生生者光從踝入若佛欲記餓鬼生者光從腳趾入若佛欲記人生者光從膝入若佛欲記鐵輪王生光從左掌

入若佛欲記金輪王生光從右掌入若佛欲記天生光從齋入若佛欲記聲聞菩提光從口入若佛欲記緣覺菩提光從白毫相處入若佛欲記菩薩菩提光從肉髻入光從三千世界還者先繞佛三匝然後各隨所入今佛舍笑身出光明繞佛三匝從左掌入不無因緣是時阿難見已合掌而說偈言

佛除掉慢等 滅惡成勝因 不無因而笑齒白如珂雪 以智慧能知 他所樂聞事以最勝光明 能令彼疑滅 佛聲如雷震眼猶如牛王 人天勝福田 當記施沙報佛言阿難我於今者不無因笑有因緣故如來應正遍知現此舍笑阿難汝見小兒以手捧沙置鉢中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世尊又言此兒者我入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弗

多城名阿育爲四分轉輪王信樂正法當廣
供養舍利起八萬四千塔饒益多人於是如
來復說偈言

我入涅槃後 當生孔雀姓 名阿育人王
樂法廣名聞 以我舍利塔 莊嚴闍浮提
是其功德報 施沙奉於佛

佛時取沙授與阿難而語之言汝取牛糞用
和此沙塗佛經行地阿難受教即用塗地乃
至波吒利弗多城有王名旃那羅笈多護時^一
王有子名頻頭娑羅遍實^二 頻頭娑羅長子名
修私摩翻善結^三 是時有詹波城婆羅門生一女
色貌端正國中第一相師記曰是女人當作
王后應生二子第一子作四分轉輪王第二
子出家得道婆羅門聞是語已生大歡喜欲
樂富貴將其女往波吒利弗多國以一切莊

嚴之具莊嚴其身而白頻頭娑羅王言我女
端正國中第一與王作婦王即納之以置宮
內一切內人皆作是念此女端正彼國最勝
若王見者必當樂著不愛我等諸內人等思
惟是已即便令其作剃毛師爲王剃毛又於
一時王令剃毛當剃毛時王便得眠王眠既
覺心生歡喜即語其言汝有所須隨意所說
即白王言我願與王共相娛樂時王語言汝
是剃毛師我是國王云何同汝復白王言我
是婆羅門女非剃毛師彼婆羅門本欲以我
爲王夫人王又問言誰令汝作剃毛師耶答
言內人王又語言汝今勿復更爲此事即便
取之以爲夫人少時有娠十月生子時王念
言我今無憂即名此兒爲阿輸柯即是阿育翻無憂^四
乃至生第二兒除心憂故即名此兒爲毗多

輸柯翻除其體麤憂遊父不愛念時頻頭婆羅王欲相諸子誰堪紹繼即命外道相師名賓伽羅跋婆翻蒼語言和尚我欲相諸王子若我滅後誰堪爲王賓伽羅跋婆答言大王欲相王子當入金殿乃至頻頭婆羅王將至金殿時阿育母語阿育言大王今日欲相諸子汝可往彼阿育答言王不喜我云何得往其母語言汝今但去阿育答言今當如命願母遣人將食至彼乃至阿育從波吒利弗多城出時有大臣名曰成護遇見阿育問言今者欲何處去阿育答言今日大王於金殿上欲相諸子我今往彼成護即以最勝舊象與阿育乘阿育乘象至金殿所至已於諸王中而便坐地諸王皆有種種飲食金銀爲器時阿育母即便遣人辦飯與酪盛以瓦器送與阿

育是時頻頭婆羅王語相師言汝當次第相諸王子於我滅後誰堪爲王相師思惟若言阿育堪爲王者王不重之必當殺我思惟是已便白王言我今以因緣相不出其名王答言好相師即言若王子中有好乘者便堪爲王大王復言汝可更相相師復言若勝坐處是堪爲王大王復言汝可更相相師復言有好飲食及以好器則堪爲王時諸王子聞其此言各各思惟若有好乘坐處飲食器者我當作王阿育思惟今此相師不出其名以相故說若好乘等堪爲王者我乘最勝又坐大地飯酪第一我器地造以水爲飲如我所見我當作王是時相師問訊其母其母問言大王滅後誰當作王答言阿育復語相師王或更問堪作王者汝可遠去不須住此若阿育

得王汝當更來是時相師遠至餘國時頻頭
娑羅王所領國名德叉尸羅欲爲反逆不從
王化頻頭娑羅王語阿育言汝可集四種兵
往至彼國器仗資物悉不與之乃至阿育領
四兵衆從波吒利弗多國出衆人白阿育言
我等今者無有器仗及以資物云何當能征
伐彼國阿育答言若有功德應爲王者器仗
資物自然而出作此語已應時地開器仗資
物一時而出是時阿育領四種兵伐德叉尸
羅時德叉尸羅人民聞阿育來出半由旬莊
嚴道路香水灑地奉迎阿育而說言我等迎
王不爲鬪諍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
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
民以諸供具供養阿育迎至國中如是乃至
廣說時阿育王遣使往佉師國佉師國中有

二健兒白其王言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
育來不足臣事是時諸天而發聲言阿育當
爲四分轉輪王領閻浮提不可逆也時頻頭
娑羅王長子修私摩從苑中還入波吒利弗
多城是時頻頭婆頭娑羅王第一大臣頂上無髮
從城內出中路相逢修私摩戲以手拍其頭
是時大臣思惟說言其今尚以手拍我若作
王時汝當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令其後時不
得爲王是時大臣令五百臣離修私摩又言
阿育當爲四分轉輪王我等應當悉共事之
乃至令德叉尸羅人民反此大王不復臣屬頻
頭娑羅王遣修私摩往征伐之時修私摩雖
復到彼而不能伐是時阿育自還本國頻頭
娑羅王身遇重病命將欲絕勑語使人可遣
阿育更往德叉尸羅國速令修私摩還我今

欲以國事付之爾時諸臣以黃薑汁塗阿育身示作病相復煮落又汁以鉢盛之置在一處唱阿育病是時頰頭娑羅王未終之頃諸大臣等莊嚴阿育至大王所白大王言此是王子大王應當授之王位若修私摩還我復當以王位與之是時大王聞是語已心大瞋忿時阿育言若我如法得爲王者天當即時與我天冠作是言已諸天即以天冠著其頭上大王見已倍生瞋恚遂有熱血從其口出即便命終阿育於是即登王位登王位已即拜成護爲第一臣是時修私摩聞大王終阿育就位生大瞋恚即與兵衆欲伐阿育時阿育王於其城中出多兵衆守城四門令二勇猛大力之將領諸兵衆守南西二門復令大臣成護領諸兵衆守城北門時阿育王自領

兵衆守城東門大臣成護以諸方便於城東門作諸機關刻木以爲阿育王身及諸軍衆掘地作坑與無煙火以物覆之復以燥土用置其上時修私摩領諸兵衆欲攻北門成護語言汝莫攻我當攻東門汝若得殺阿育王者我自降伏時修私摩便從其語即迴軍衆往攻東門見機關人悉皆不動於是直前即墮火坑自燒而死修私摩死已彼有軍主名跋陀羅賢翻由他伏翻大力勇健領諸軍衆其數過千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得阿羅漢果時阿育王領理國事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阿育王語諸大臣汝可折取華果樹以護棘刺樹諸臣答言大王不爾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華果樹阿育王復言不如是當折取華果樹護棘刺樹如是至三時諸大臣不

受其教阿育王瞋即自拔刀斬五百臣首乃至阿育王復於一時將五百婦女入於後園園中有樹名阿輸柯樹生華葉阿輸柯王見而悅言此樹與我同名是故歡喜時阿育王身體羸澁諸女人等不欲近之王園中眠諸女人等爲欲令王不歡喜故折樹華葉乃至令盡阿育王覺見無華葉而問諸女樹華脫盡誰之所作諸女答言我等所爲阿育王瞋即以竹箇裹諸女人以火燒之以其惡故時人謂爲旃陀阿輸柯王翻可
長山大臣成護白旃陀阿輸柯王翻可
長九大臣成護白旃陀阿輸柯王如是所作若打若殺當付餘人不應自作王即募覓能行殺者是時山中有村村中有人善織衣業而生一子其父字之名耆利柯翻山其人可畏能行不仁恒罵父母家中男女悉皆打拍乃至一切衆生無不殺

害常以網捕爲業以其殺害多故人復謂之旃陀耆利柯翻可
長山王覓惡人而值遇之使者語言王今欲以殺害治人汝能爲不其人答言闇浮提中悉令殺盡我亦能爲使者以其所說還白大王王即語言將此人來使者受教徃彼語之王令汝來其答使言且待少時須見父母即白父母阿育大王欲以一切殺害治人令我爲之我今欲去父母不許其人恚故便害父母還使人處使人語言汝來何遲其人答言父母不聽我來我已害之後至王處白大王言欲治人者當作牢獄莊嚴獄門極令華麗令見之者無不愛樂復白王言請王嚴教有入獄者悉不得出王言甚善是時旃陀耆利柯往至鷄寺寺中有一比丘誦修多羅修多羅中說地獄事謂鑊湯鑪炭刀

山劙樹等種種苦事若有人生地獄者隨罪治之乃至廣說如五天使修多羅中說地獄事是時旃陀耆利柯聞此語已一切隨之造地獄具時舍衛國有一商主共婦入海至海生兒仍名兒爲海乃至十二年海中往返遇五百賊害此商主奪其財物唯兒得免後於佛法出家次第遊行至波吒利弗多國至已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以不悉故見地獄門種種莊嚴便入其中爲欲乞食入已見諸苦具即便欲出旃陀耆利柯見而執之語言汝今受死不得出也是時比丘心懷怖懼^{境一}啼泣流淚旃陀耆利柯語言汝今何事啼泣猶如小兒比丘答言我不惜此身但爲值遇解脫難故出家難得我今已得釋迦難值我已得值法中真法我猶未得是故憂惱旃陀

耆利柯語比丘言我已受大王命有入此獄者悉不得出是時比丘啼泣而言汝當伸我一月答言一月不可聽至七日比丘思惟死近勤修精進至滿七日時有王子共內人語阿育王見而生瞋忿即令將此二人付獄治罪旃陀耆利柯即以二人置鐵臼中以杵搗之比丘見已深生怖畏即說偈言

大師佛慈悲 第一仙正說 此色如泡聚不實不常住 此身色端嚴 滅爲何所趣是故應捨離 癡人不樂法 此緣我當知解脫在此獄 依此當得度 三有之海岸爾時比丘於一夜中精進思惟斷除煩惱即得阿羅漢果旃陀耆利柯語比丘言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受苦時至汝應知之比丘答言我今不知汝之所說是夜已過明相已現惟^{境二}

能自知無明夜過智慧日現我以智慧日光見一切世間皆無有實是故我今欲以佛法攝諸世間語旃陀耆利柯言我今此身隨汝意作是時獄主無慈悲心不見世間即大瞋怒以此比丘置鐵鑊中盛以膿血屎尿雜穢多以薪火煮此比丘乃至薪盡身不爛壞是時獄主見其不異即生瞋忿打罵獄卒汝今何故不多與火獄主即使自與薪火而火不燃既見不燃便看鑊中見此比丘坐蓮華上結跏趺坐見是事已即往白王時王聞已與一切人民共往看之是時比丘即以神力於一念頃從鐵鑊出身升虛空譬如鵝王飛騰空中現十八變時阿育王見此比丘猶如破山林於空中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身同人身 神力過人力 我不知此事

爾時比丘心自思惟此王今能堪受佛語當廣作塔供養舍利爲一切人受法饒益作是思惟已欲顯其功德而說偈言

汝今爲是誰 是故當正說 應令我知之
若我知此事 當爲汝弟子

佛滅一切漏 無比大慈悲 最勝論議師
我是彼弟子 無盡正法力 不著一切有

佛人中牛王 自調復調他 令我今得脫
三有之牢獄

復次大王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於波吒利弗城當有王名阿輸柯作四分轉輪王於我舍利廣作供養起八萬四千塔復次大王王所起獄與地獄等於此獄中殺害無數王當除之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大王今應

滿世尊意即說偈言

是故大人王 於一切衆生 當起慈悲心
施與無怖畏 當滿世尊意 廣起舍利塔
爾時阿育王生念佛心合掌懺悔而說偈言
我歸依佛法 及世尊弟子 汝今十力子
當起忍辱心 我所作衆惡 悉懺悔於汝
今當修精進 深生恭敬心 我莊嚴此地
以種種佛塔 其白如珂雪 如佛之所記
比丘答言善哉 即以神力還其所住時阿育
王欲從獄出旃陀耆利柯合掌說言大王當
知我已受命入此獄者皆不得出時王語言
汝今欲殺我耶答言如是王言我等誰最前
入旃陀耆利柯答言我最前入時王語諸獄
卒捉旃陀耆利柯置落可屋以火焚之又復
令人破壞此獄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時王
生心欲廣造佛塔莊嚴四兵往阿闍世王所

起塔處名頭樓那瓶翻至已令人壞塔取佛舍
利如是次第乃至七塔皆取舍利復往一村
名曰羅摩翻於此村中復有一塔最初起者
復欲破之以取舍利時有龍王即將阿育入
於龍宮而白王言此塔是我供養王當留之
王即聽許是龍王復將阿育至羅摩村時王
思惟此塔第一是故龍王倍加守護我於是
塔不得舍利思惟既竟還其本國時阿育王
作八萬四千寶函分布舍利遍此函中復作
八萬四千瓶及諸旛蓋付與夜叉令於一切
大地乃至大海處處起塔又言國有三種小
中大若國出千萬兩金者是處應起一王塔
是時德叉尸羅國出三十六千萬兩金彼國
人民白阿育王言王當與我三十六函王聞
是語即便思惟我欲處處廣造佛塔云何此

國頓得多耶時王以善方便語彼人民今當
除汝三十五千萬兩金又言若國有多塔若
國有少塔從今已去悉聽不復輸金與我乃
至阿育王往耶舍大德阿羅漢處說言我欲
於一日一念中起八萬四千塔一時俱成而
說偈言

於先七塔中 取世尊舍利 我孔雀姓王
一日中造作 八萬四千塔 光明如白雲
乃至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已守護佛法時
諸人民謂爲阿育法王一切世人而說偈言
大聖孔雀王 知法大饒益 以塔印世間
捨惡名於地 得善名法王 依法得安樂

阿育王經卷第一

阿育王經卷第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第二

爾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舍利塔已生大歡喜與諸大臣共往鷄寺到已於上座前合掌

禮拜而作是言佛一切見者記我以沙施佛

今得是報更復有人佛所記不彼時上座比丘名耶舍翻開答阿育王言亦有世尊未涅槃時有龍王名阿波羅囉翻無苗復有陶師及

旃陀羅翻惡龍王佛化是等竟至摩偷羅國於

摩偷羅國告長老阿難言此摩偷羅國如來

涅槃百年之後當有賣香商主名曰笈多其

後生兒名優波笈多最勝教化爲無相佛我

涅槃後當作佛事復告阿難汝今見彼遠青

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佛言彼有山名優樓漫

陀如來涅槃百年之後當於彼山起寺名那
嚙婆嚙最勝坐禪處於時世尊而說偈言

教化弟子中 智慧最第一 世尊之所記
名優波笈多 大德於此世 當廣作佛事

爾時阿育王復問上座耶舍優波笈多爲生
已未大德耶舍答言已生在優樓漫陀山除

一切煩惱諸阿羅漢悉隨從之攝受世間故
如一切智於天人阿脩羅及諸龍神等而爲

說法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爲一萬八千阿羅
漢之所圍遼在那嚙婆嚙寺時阿育王爲諸
十五大臣而說偈言

廿一汝當速莊嚴 象馬車步兵 我欲往彼國

優樓漫陀山 爲欲見大德 名優波笈多

勤精進盡漏 乃至阿羅漢

時諸大臣白阿育王言王應遣使報彼諸人

令優波笈多來至王門王答諸臣阿羅漢者不可輕屈我等今應自往禮拜而說偈言

處世同如來 名優波笈多 若不受其教

其心金剛造

乃至阿育王遣使往優波笈多所白優波笈多言我欲至大德處優波笈多聞使語已即便思惟若乃阿育王來必多人隨從當損此國思惟已即語使言我當至彼不須王來王

即造船迎優波笈多處處道路無不修治至摩偷羅國是時優波笈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爲攝受阿育王故一切入船乃至往波吒利弗多國時阿育王民曰大王言優波笈多爲攝受王故已至此國大王當知佛法如舟王今修善由之得正渡三有海至無爲岸優波笈多至明清旦當步至王所王聞歡喜即

解瓔珞價直千萬以賞此人復令此人擊鼓宣令使波吒利弗多國一切聞知優波笈多明當入國復令此人說此偈言

若人樂富樂 及天解脫因 一切應當見

彼優波笈多 若人不見佛 兩足中最尊自然大慈悲 無漏大師等 彼見當供養名優波笈多

乃至阿育王令一切人民聞此偈言又復令其嚴治道路時王出城至半由旬共諸臣民賚持香華種種妓樂迎優波笈多時阿育王

貴

十六

遙見優波笈多已在岸上與一萬八千阿羅漢如半月形而自圍繞即便下象步至優波笈多處時阿育王一足在船一足在岸以兩手捧優波笈多以置船中五體投地敬禮其足猶如大樹摧折墮地又復以舌舐其兩足

長跪合掌瞻仰無厭而說偈言

大地海爲衣 山莊嚴一繖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是故我生喜

謂已見世尊 佛已入涅槃 大德作佛事

世間爲無明 汝如日月光 以智慧莊嚴

猶如大師等 第一教化人 衆生所歸依

應當見教化 我當如說行

爾時大德優波笈多以右手摩阿育王頂而

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值遇難

王應常供養 世尊付法藏 於王及我等

當守護佛法 爲攝受衆生

阿育王答言如世尊記我今已作而說偈言

我今已供養 世尊舍利像 處處廣起塔

十一

十

以珍寶莊嚴 唯不能出家 修行於梵行
優波笈多言大王善哉善哉如此之事是王

應作何以故

王於身命財 應當修真實 王若於異世

不受異世苦

時阿育王以大供養將優波笈多入城手捧
大德以置高座優波笈多其身軟滑如兜羅
綿阿育王既觸其身合掌而言

大德身軟滑 如綿迦尸等 今我體羸澁

而觸大德身

時優波笈多復說偈言

我以勝供養 供養佛世尊 不及王以沙

奉施於如來

時阿育王復以偈答

我先小兒意 以沙奉世尊 值遇功德田

是故今爲王

時優波笈多爲令阿育王生歡喜故而說偈言

王值功德田 而生布施種 是故得此報不可思議樂

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說偈言

昔以沙布施 世尊大福田 今得無比樂

四分轉輪王 誰聞如此事 不供養如來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白言大德我欲於佛行住坐卧處悉皆供養又欲作相令未來衆生知佛如來行住坐卧所在之處爲攝受故即說偈言

我欲於如來 行住坐卧處 悉皆修供養爲離生死苦 又欲作如來 行住坐卧相使未來衆生 起見佛因緣

第一

十八

優波笈多答言大王善哉善哉王今此心最爲難及今欲現王如來世尊四威儀處令王作相爲欲攝受諸衆生故是時阿育王即嚴四兵香華伎樂與優波笈多即往彼處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至佛生處入嵐毗尼林翻解舉右手指言阿育王此是佛生處而說偈言

世尊第一處 生便行七步 淨眼觀四方而作師子吼 是我最後生 處胎住亦然時阿育王五體投地頂禮如來初生之處合掌說偈

有人見佛者 彼具大功德 若聞師子吼功德亦如是

優波笈多爲阿育王生大信心而問王言有天見佛初生行七步及聞師子吼王欲見耶

王答言大德我今欲見優波笈多言如來初生摩耶夫人所攀樹枝天在其中即便以手指示其處而說偈言

若有諸天人住在此林中得見世尊生復聞師子吼當現其自身爲阿育生信是時天人便現其身於優波笈多前立合掌說言

大德令我欲何所作

時優波笈多語阿育王此天見佛生時阿育王合掌向天而說偈言

汝見佛初生百福莊嚴身佛面如蓮華世間所愛樂復聞師子吼依此大林中是時天人復以偈答

時王問言如來生時有何瑞相天人答言我今不能廣說妙事略說少分即說偈言放金色光明照於盲世間人天所愛樂乃至阿育王以十萬兩金供養如來初生之處即便起塔復往餘處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入迦比羅婆修斗仙人住處也翻蒼色舉手示王此處人以菩薩與白飯王三十二相可愛之色莊嚴其身王見已立五體投地向彼作禮釋迦跋陀那翻正當是天神處菩薩至彼欲禮天神是時天神不受其禮而禮菩薩時白飯王見是事已即便說言我今此兒爲天之天即爲立名謂之天天又言此是相師婆羅門相菩薩處又言此是仙人記菩薩處云此兒生已當應作佛又言此是摩訶波闍波提養二足中最勝亦聞師子吼爲天人中尊

菩薩處又言此是菩薩學書之處又言此是
菩薩乘象車馬等種種技術之處又言此是
菩薩究竟諸道滿足之處又言此是菩薩轉

法輪處又言此是共六萬妓女娛樂之處又
第1言此是菩薩見老病死生悲心處又言此是

菩薩見老病死生悲心處又言此是

第2

菩薩閻浮樹下修諸禪定離欲惡法有覺有
觀離生喜樂入初禪處菩薩坐禪日已過中
蔭菩薩樹其影不移其餘諸樹影隨日轉時

白飯王見如此事五體投地禮菩薩足又此

間有一萬天人隨侍菩薩從迦毗羅城中夜
而出又言此是菩薩脫寶冠并遣馬與車匿

還處而說偈言
捨寶冠瓔珞 并馬與車匿 令其還本國
一身無侍衛 爲修精進行 便入山學道
菩薩於此處以迦尸衣易獵師袈裟而便出

家此是娑羅伽婆翻請菩薩處此處頻毗娑
羅實翻摸王與菩薩半國是處問鬱頭藍弗復
說偈言

此處有仙人 名鬱頭藍弗 聞其法捨去
人王無餘師

此處六年苦行復說偈言

六年中苦行 難行我已行 知苦行非道
捨仙人所行

此處是菩薩受難陀難陀波羅二女奉十六
轉乳糜受已食之復說偈言

菩薩在此處 食難陀乳糜 大勇最勝語
往菩提樹間

此處迦梨龍王讚歎菩薩如偈所說
龍王名迦梨 讚歎而說言 以此道當往
於菩提樹間

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合掌說言我欲

見龍王其先見如來行如象王從於此路往

菩提樹時優波笈多往迦梨住處以手指而

說偈言

龍王中最勝 汝當起現身 汝見菩薩行

往詣菩提樹

是時迦梨龍王即現其身於優波笈多前合

掌說言大德教我欲何所作優波笈多語阿

育王言此迦梨龍王菩薩從此路往菩提樹

時是其讚歎時阿育王合掌向迦梨龍王而

說偈言

汝見佛世尊 光明如金色 於世間無等

面如秋滿月 十力大功德 汝當說一分

云何從此行 佛神力具足

迦梨龍王答言我今不能廣說當略說之王

當聽而說偈言

菩薩履地時 六種大震動 及大海諸山

放光過日月

乃至阿育王於龍王處起塔已便去時優波

笈多將阿育王往菩提樹舉手指言大王此

處菩薩以慈悲爲伴勝魔王軍學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言

滿足王於此 勝種種魔軍 得無比醍醐

無上正遍知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菩提樹及起塔已

填一

便去優波笈多復白王言此是佛受四天王

四鉢合爲一鉢處又此處受二商主提謂波

利所奉之食佛從此處往波羅柰國時有外

道名優波祇歎如來處優波笈多復將阿育

王往仙面處舉手指言此是世尊三轉十二

行法輪處即說偈言

是此處三轉 十二行法輪 真實法所造
爲度生死苦

此是一千外道出家之處又此是佛爲頻婆
娑羅王說法得見諦處及八萬諸天摩伽陀
國婆羅門長者無數人等說法得見諦處此
是佛爲帝釋天王說法及八萬諸天得見諦
處此是世尊爲母說法夏安居竟與無數諸
天從彼來處乃至廣說優波笈多將阿育王
至拘尸那城佛涅槃處舉手示言大王此是
如來所作已辦入無餘涅槃處而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夜叉龍神等 及一切世間
教化彼已竟 大慈悲精進 是故入涅槃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悶絕躋地乃至以冷水
灑面尋得醒寤從地而起以十萬金供養如
我禮舍利弗 以恭敬心念 大慧離煩惱
爲世間光明

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目捷連塔說言大王此是目捷連塔王當供養王問言其人功德神力云何長老答言佛說其神力弟子之中最爲第一能以足指動天帝釋最勝法堂亦能降伏難陀優波難陀龍王即說偈言

目捷連神力 佛說爲第一 能以足指動帝釋最勝殿 降伏二龍王 難陀波難陀神力功德海 無有能稱量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目捷連塔合掌說偈

最勝之神力 離生死苦惱 我今已頂禮名聞目捷連

優波笈多復指示言此是摩訶迦葉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長老答言於少欲知足乃至八種及頭陀苦行佛說其

人最爲第一佛以半座與其令坐又以自身袈裟覆之攝受苦人受持法藏復說偈言最勝大福田 行少欲知足 受持佛法藏能攝苦衆生 佛與其半座 及以衣覆身無有人能說 其大功德海

時阿育王復以十萬金供養大迦葉塔合掌說偈

常在山石窟 具少欲知足 除諸煩惱怨獲得解脫果 無比功德力 是故今頂禮時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薄拘羅塔說言大

王此是薄拘羅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答言佛弟子中精進無病最爲第一不嘗爲人說一二句法時王令人以二十貝子供養其塔時有大臣問阿育王等是羅漢何故餘塔皆以十萬金供養而薄拘羅

塔獨與二十貝子以爲供養阿育王言汝當聽說

以智慧爲燈 除於無明闇 住意爲舍宅
少利益世間 是故以貝子 供養於其塔
是時二十貝子從塔處來着阿育王足時大
第1 臣見深生驚怪而說言此阿羅漢少欲之力
十五 乃至已入涅槃而不受施時優波笈多復將

阿育王至阿難塔說言大王此阿難塔應當
供養其是如來給事弟子能持佛語佛說其

人弟子之中多聞第一而說偈言

是長老阿難 諸天人所貴 常護持佛鉢
具足念慧心 多聞爲大海 口說微妙語
方便正覺意 明了一切法 爲諸功德藏

世尊所讚歎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阿難塔大臣問言

何故於此最勝供養阿育王答言當聽我說
佛世尊法身 清淨無與等 其能攝受記
故我上供養 其燃佛法炬 除諸煩惱闇
其力故法住 故我上供養 如以牛跡水
不及於大海 阿難智慧水 不及佛智海
於修多羅中 佛與登王位 故我於今日
設最上供養

時阿育王供養已竟生大歡喜禮優波笈多
足而說偈言

我今生人中 不失善業果 以先功德力
得作自在王 以不真實法 獲得於真實
世尊舍利塔 莊嚴於世間 云何修苦行
於我所未作

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還其本國

阿育王經卷第二

音釋

跛 補火切足偏廢也。外曰內
蹠 爲占旱丘救也。乾糧也。內
旁 爲戶瓦切。旁切。

阿育王經卷第三

墳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爾時阿育王於佛生處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於一處各以十萬金供養於菩提樹倍

生信樂作是思惟此是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日日之中最勝珍寶供養此樹是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墳二}護^{翻光}菩提樹即喚旃陀利女^姓_下而語言菩提樹

是我怨汝能殺不答言能汝當與我金夫人語言如是時旃陀利女即便呪樹以綻縛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有人白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而說偈言

佛坐菩提樹 知一切世間 得一切種智

此樹今日死

時王聞是語已悶絕躋地諸臣以水灑王良久乃醒即便啼泣而說偈言

我見此樹王 即是見如來 樹王若枯死 我命亦隨滅

時彼夫人見王憂惱便白王言若我不能令菩提樹生者我亦不能令王歡喜王答言汝若能令菩提樹生者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夫人喚旃陀利女而語言汝能令樹更生如其先不答言若菩提樹其根不死能令更生乃至旃陀利女除所縛綻周市掘坑日以千甞乳灌之坑中少日之間樹漸還生遂得如本時人白王王於今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樹今得生故王聞此言心大歡喜即便往至菩提樹

間瞻菩提樹目不能捨而說偈言

從於瓶沙王 及諸餘國王 無上二因緣
悉所不能作 當於菩提樹 灌以香色乳
復當修供養 聖衆五部僧

時阿育王以千金銀瑠璃冕盛以香水復持
墳二種種飲食及香華等千冕香水浴菩提樹以
種種綵衣而以衣之王於是時復受八戒受
八戒竟手執香爐而登殿上請四方僧說言
世尊弟子在四方者爲攝受我故悉應來此
而說偈言

正行善逝子 根寂靜離欲 應供大福田
天人所歸依 最勝善逝子 行禪離愛著
阿修羅所依 當來攝受我 於罽賓國處
大林及暗林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如來子樂禪 住阿耨達池 及江山石窟

當來作慈悲 善言如來子 住舍利沙殿
無憂慈悲心 當來攝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於香醉山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時阿育王說此言已有三十萬比丘和合阿
羅漢十萬學人二十萬及精進凡夫無數於

衆僧中上座一處無有人坐時阿育王白六
通上座耶舍言第一坐處何故無人答言此
是第一上座之處王又白言除大德外更有
上座耶答言有佛說弟子中有能師子吼此
爲第一姓頗羅墮名賓頭盧第一坐處是其

墳二

三

所坐時阿育王聞其此言身毛爲豎如柯雲
婆華又說言大德有比丘見佛未入涅槃今
猶在者不長老答言有姓頗羅墮名賓頭盧
其人見佛王又問言我於今者得見其人不
長老答言王尋當見其今應來時王聞已大

生歡喜而說偈言

我今得大利 及無比攝受 以得見大德
名曰賓頭盧

時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暫捨時賓頭
盧與無數阿羅漢隨從圍繞如半月形猶若
鴈王從空中下於第一處坐是時阿育王見
頗羅墮賓頭盧來及見十萬比丘皆從座起

又見賓頭盧頭鬚皓白額皮眉毛悉垂覆面
如緣覺身見已五體投地禮賓頭盧足如大
樹倒舌舐其足長跪合掌瞻仰啼泣而說偈
言

大地海爲衣 山莊嚴一繖 除怨得此地
今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復次大德見世尊不是時賓頭盧以兩手舉

其眉毛視阿育王便說偈言

我數見如來 無等無譬類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滿月 梵音除煩惱 入無諍三昧

阿育王復問大德於何處云何見長老答言
大王世尊與五百漏盡阿羅漢隨從最初於
王舍城安居是時在此衆中得具足見佛便
說偈言

無欲無欲從 摩訶牟尼尊 是時此安居
我具足見佛 如汝今見我 如是我見佛
復次大王世尊又於舍衛國爲勝外道故現
第七種種神力作無數化佛相好莊嚴次第而上
至阿迦臘吒天我於爾時亦在其中見佛種
種神變而說偈言

時有諸外道 行種種邪道 世尊以神力
示現除伏之 是時我見佛 令世間歡喜

復次大王世尊於三十三天上安居爲母說法竟與諸天衆圍繞下僧柯奢翻明光國我於爾時在大衆中見諸天衆復見比丘尼名鬱波羅翻青色華槃尼柯翻色見其化作轉輪聖王具足七寶而說偈言

天上安居竟 佛便從彼下 我時在衆中是故得見佛

復次大王修摩陀伽翻不解孤獨女兒請佛及

五百阿羅漢佛以神力至分陀跋陀國翻不解我以神力舉山從虛空中亦至彼國是時如來戒勑於我汝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說偈言

修摩伽陀請 佛神力至彼 我以力舉山

隨至分陀國 是時佛戒勑 令我至法住以是因緣故 得具足見佛

復次大王汝先小時以小兒意佛入王舍城乞食我奉佛麁汝奉佛沙成護爾時起隨喜心如佛所記此小兒於我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弗多城名阿輸柯爲四分轉輪主領法王當廣供養舍利起八萬四千法王塔我於是時亦在其中而說偈言

王昔爲小兒 合掌以沙施 我亦於是時具足見此事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何處住以偈答言北方阿耨池 於香醉山中 我住於彼處及諸同學衆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幾人隨從以偈答言六萬阿羅漢 圍繞隨於我 我及諸大衆悉盡煩惱毒

復次大王何事此疑當速施僧食衆僧食竟

當更共語王答言爾如大德教以念佛教我

當觀菩提樹觀菩提樹竟當與僧食以種種

飲食當以供養時阿育王語比丘名一切友

我當施僧十萬金及一千金銀瑠璃覽於大

衆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時阿育王見名

鳩那羅鳥名解翻不住王右邊是時王子畏其父

故不敢發言便舉二指示唱導比丘表其修
福倍多其父時大眾見鳩那羅一倍作福悉
皆大笑時王見大眾笑語大臣成護汝所作

非是故人笑成護答言多人欲作功德若作

功德必以一倍是爲正當阿育王答言我當

以三十萬金供養衆僧以三千寶覽盛以香

水灌菩提樹當以我名在大眾說供養五衆

乃至鳩那羅復舉四指以示比丘時大王瞋

續二

六

語成護大臣我修功德誰今與我而欲諍作
不識世法成護見大王瞋禮大王足誰敢與
王諍作功德而說偈言

誰敢與王諍修功德是拘摩羅與王諍作

是時阿育王轉身右邊見拘摩羅王子向賓

頭盧說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寶庫藏一切大
地宮人大臣并以我身及鳩那羅悉施衆僧

當以我名在大眾說供養五衆復說偈言

一切宮內唯除珍寶宮人大臣悉施衆僧
大眾之僧爲福田處我及王子具足功德

是時阿育王於賓頭盧等大眾中布施竟於
菩提樹周匝起牆時阿育王自登牆上以四
千覽盛以香水灌菩提樹其菩提樹還生如
本而說偈言

已灌菩提樹菩提樹還生枝葉極茂盛

功德亦增長

大王灌菩提樹竟還生如本枝葉青軟新芽
更出王及大臣一切人民心大歡喜復以飲
食供養衆僧於大衆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語
王言今此大衆實可愛重王今供養勿起異

心時阿育王自手行食從上座爲始盡於一

衆於衆僧末有二沙彌以麪相全歡喜丸等
共戲相擲阿育王見笑而思惟此二沙彌爲
小兒戲乃至阿育王復往上座所次第行食
至耶舍所時大德耶舍復語王言大王於衆
僧中不得起不信心王答言爾復白上座耶
舍言有二沙彌以麪等相戲耶舍答言此二
沙彌其心解脫及慧解脫皆阿羅漢王聞是
已心大歡喜復生心言我已供養衆僧復覓
好衣施二沙彌時二沙彌即知王意便現功

德之力一沙彌化作鐵器以置其前一沙彌
化作捷陀水等王見問曰用此何爲答言大
王我見王心供養僧竟別施我衣我欲染之
時王聞已即便生意我本在心未發言說云
何此人已知我心即以五體投地敬禮其足
向二沙彌而說偈言

我孔雀大王 及大臣人民 功德我已作
一切得大利 精進處生信 可施我已施
乃至阿育王語二沙彌我以汝故於一切僧
悉施三衣時阿育王於五衆中已作功德復
於一人悉施三衣又以四十萬金布施衆
僧復以無數金銀贖此大地宮人大臣并以
我身及拘那羅
毗多輸柯因緣

是時阿育王於佛法生大信心起八萬四千

塔已作五衆大會以飲食供養有三十萬阿
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阿育王倍生
信心時阿育王弟毗多輸柯信外道法言釋
迦牟尼弟子無有解脫何以故常樂樂行畏
苦行故乃至第三阿育王語其弟言汝於非處莫

起信心於佛法處當生信心時阿育王於異
時中欲爲捕獵阿育王弟於彼山中見一仙
人五熱炙身其於苦道而起實意往其所禮
其足說言大德住此幾時仙人答言經十二
年復更問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樹木果根
復問汝衣何衣答言結茅爲衣復問卧處云
何答言以草鋪地又問汝因何事而起煩惱
答言見鹿行欲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燒於我
心時阿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
心佛之弟子常修樂行云何見欲而不起心

既起欲心何得於欲而起獸難即說偈言
仙人住苦林 食樹華果根 服氣除穢食
不能滅欲愛 釋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於種種衣服 悉皆不能捨 若伏諸根者
頻陀山能浮

阿育王弟復更說言釋迦弟子詭阿育王令
作功德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即設方便語大
臣言我弟於外道生信當以方便令其得入
佛法時大臣答阿育王言大王云何教我所
作王語大臣我今欲洗入彼浴室應脫天冠
及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今登王
座臣答言爾及至阿育王將入浴室脫莊嚴
具入浴室已是時大臣語阿育王弟若無阿
育汝當作王是故今者試著天冠被天衣服
及登王座大臣語已即便與著令登王座時

大臣即白阿育王言王所勑使臣已作竟阿

育王出觀其弟著天冠及登王座而語言我今未滅汝已作王阿育王瞋即命行殺之人身著青衣被髮執鉛至已禮王白言今者欲何所作王語言我捨此弟汝可殺之王語已

竟便有多人執諸器仗而圍繞之是時大臣

禮阿育王足而白王言此是王弟願王忍辱莫起瞋心時阿育王答大臣言我當忍辱至於七日爲我弟故於七日中暫與其國令其作王種種伎樂及諸妓女以供給之一切臣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刀門立日日白王今日已過餘六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七日王莊嚴具天冠衣服還

阿育王大臣諸人將毗多輸柯共往問訊阿育大王時王問言汝七日爲王種種伎樂好

聞見不第以偈答

若人見色及聲音食種種味此能答王王復語言我與汝國七日爲王百種伎樂皆恣汝意無數衆人日日問訊呪願於汝云何而言不見不聞不得好味復以偈答

我於七日中不見不聞聲不喫不嘗味亦不覺諸觸我身莊嚴具及諸妓女等思惟懼死故不知如此事伎女歌舞聲宮殿及卧具大地諸珍寶初無懼喜心以見行殺者執刀在門立又聞搖鈴聲令我懷死畏死橛釘我心不知妙五欲既著畏死病不得安隱眠思惟死將至不覺夜已過

是時阿育王語其弟言毗多輸柯汝於一日中思惟死苦雖得上妙五欲而不生愛出家

比丘於十二入思惟無量生死無常云何而
得起煩惱耶又復思惟地獄之苦及諸畜生
更相殘害餓鬼飢渴衆苦所逼思惟人中四
方馳求初無安樂思惟天上壞敗之苦如是
五道身心之苦無有樂處觀此五陰無常苦

空無我不實譬如空村無有居民如是五陰
皆空無我以無常火燒諸世間佛諸弟子常
作此觀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復說偈言

汝於一日中思量生死畏而無有歡喜
不起貪愛心佛諸弟子等日日觀生死
云何生歡喜而起煩惱心於飲食衣服
及以卧具等思惟解脫法而不起著心
觀身如冤家三有如火宅思惟何方便
而得解脫之深樂解脫法不貪於五欲
其心如蓮華處水而不著

增二

十一

時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毗多輸柯時
毗多輸柯合掌向王而說言大王我於今者
歸依如來及以法僧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佛佛面如蓮華天人所歸依
無漏法及僧

時阿育王以兩手抱其弟頸而語言我不捨
汝爲欲令汝信佛法故是故爲汝現此方便
時毗多輸柯以種種華香及諸伎樂供養佛
塔以種種飲食供養衆僧復往鷄寺耶舍上
座六通羅漢所至已對耶舍坐爲欲聞法時
耶舍以神通力見其前世已造善業今於此
生是最後身得阿羅漢爲其說法讚歎出家
既得聞法便樂出家即起合掌白耶舍言善
說法律我得出家受具足不於佛法中欲修
梵行耶舍答言善男子汝可還白阿育王聽

出家不時毗多輸柯即還阿育王處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當聽我出家我於佛法欲修梵行復說偈言

我心亂不住 猶如象無鈞 王意如鐵鈞
勿制我出家 王爲地中王 當聽我出家
佛作世間光 今欲修其行

阿育王聞其言手抱其頸悲泣落淚而語言
毗多輸柯勿作此意何以故出家之人形服
麤弊飲食假人眠卧樹下汝今制心勿欲出
家毗多輸柯答言大王我於今者不爲瞋故
而欲出家亦不爲貪欲不爲貧苦亦不爲脫
怨家但見世間種種諸苦生死相隨無有脫
處唯見佛法正路能脫生死終無所畏是故
我今樂欲出家阿育王聞之更增悲泣時毗
多輸柯復說偈言

生死爲懸繩 有人則恒動 在上必復墮
和合必分離

時阿育王復語之言汝當先習乞食然後乃
得出家時王後園有一大樹以草布地令住
其下與一瓦鉢令入宮乞食毗多輸柯即便
持鉢行入宮內種種上食而便得之時阿育
王瞋宮內人汝於今者云何乃與乞者上食
從今已去當以麤食施之乃至以麥爲飯經
宿臭壞乃可施與時毗多輸柯得而食之不
以爲惡阿育王見而語之言汝今勿食此食
聽汝出家出家之後恒來見我乃至毗多輸
柯往至鷄寺至已思惟我若於此出家人物
亂我不得修道當於遠處而出家也便往毗
提國於彼出家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是時
長老毗多輸柯得阿羅漢已受解脫樂復思

惟言昔與王約出家之後常來見王我於今者應滿本約乃至次第行至波吒利弗多國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次第行至阿育王城語門人言汝入白王云毗多輸柯今在門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即入白王今毗多輸柯至欲見大王時阿育王而語之言汝可將入令至宮中毗多輸柯即便入宮阿育王見即從座起爲其作禮如大樹倒起而合掌視之無狀悲泣而言一切諸衆生當樂於和合汝今除和合而味寂靜心我今知汝心以慧無狀足時阿育大臣名曰善護見毗多輸柯著糞掃衣執持瓦鉢次第乞食麤好俱受心無分別見已白阿育王言毗多輸柯少欲知足所作已辦王當生歡喜心何以故

常行乞食著糞掃衣住於樹下心常在定心廣無漏其體無病正命自活常生歡喜時阿育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便說偈言捨於孔雀姓及摩伽陀國種種諸珍寶上妙之五欲樂於四聖種除憍慢煩惱行於大精進名聞顯我國最勝十力法而汝能受持

時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種種飲食自手與之食竟洗鉢置之一處阿育大王於其前坐聽其說法是時毗多輸柯爲王說法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當修不放逸三寶甚難值王應勤供養

時阿育王與五百大臣及國人民以自圍遶合掌恭敬送毗多輸柯大臣人民而說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勝果
於今爲現證

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欲顯其功德身昇虛空
一切人民皆見其去時阿育王與諸大衆合
掌觀之目不暫捨復說偈言

增二

十四

無復親友愛 如鳥飛虛空 我以貪愛鎖
不能自在去 禪定有勝果 於身得自在
隨意之所行 一切無罣礙 爲欲愛所盲
不能見此法 汝今以神力 輕我起欲愛
我本有慧慢 今汝爲最勝 我等著世法
見聖始知畏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捨我
時長老毗多輸柯往至邊地至已得病以病
重故頭皆發瘡時王聞之即遣給事醫藥療
治後得小瘥醫師給事悉遣令還其體所資
惟食牛乳爲乞食故往多牛處復有一國名

分那婆陀那翻正增長彼國一切信受外道復有
一人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畫作如來禮其神
足有一佛弟子見此事白阿育王王時聞已
語駛將來阿育所領於虛空中半由旬上一
切夜叉悉繫屬王地下一由旬一切諸龍悉
繫屬王是時夜叉聞王語已於一念頃即將
外道弟子并畫像來時阿育王見已生大瞋
心於分那婆陀那國一切外道悉皆殺之於
一日中殺十萬八千外道復有一外道弟子
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畫作如來禮其神足時
增二

阿育王復聞是事即勑餘人令取此人及其
親屬置一屋中以火焚之時王復勑若有人
能得一尼捷首者我當與其金錢一枚是時
長老毗多輸柯入養牛處一日停住毗多輸
柯病來多日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衣服弊惡

無有光色時養牛女羈生是念今此尼捷來入我舍便語其夫汝當殺此尼捷取頭與阿育王必當得金其夫聞已即便拔刀往毗多輸柯所欲斬其頭時此長老即自思惟見其業報無得脫處即使受死而將頭至阿育王所欲求覓金王即觀之見其頭髮駭奪心中生疑即問其醫師及給事人時醫師給事人即白王言此是毗多輸柯頭王聞是已悶絕躰地以水灑之良久乃起時有大臣白王無漏之人不滅此苦大王當施衆生無畏乃至阿育即隨其言宣令一切不得復殺尼捷時諸比丘生疑問優波笈多毗多輸柯昔造何業今受此報爲人所殺優波笈多答言長老當聽過去世時有一獵師多殺羣鹿於大林中有一泉水時此獵師張施羅網以其繩罥

置於水邊日日之中多殺諸鹿是時佛未出世有一緣覺於水邊食竟澡洗還樹下坐時彼羣鹿聞緣覺香不住水邊時獵師至不見鹿來即尋其迹往辟支佛所見已作是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來即便以刀殺辟支佛長老當知昔獵師者即是毗多輸柯以其日口多殺諸鹿是故今者多諸病苦復以昔殺辟支佛故以此業緣於無數年常在地獄受諸苦報於五百世在人道中生生之處常爲他殺今是最後果報雖得羅漢猶爲他害諸比丘復問優波笈多第二十六此人云何復生大姓又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答言先於迦葉佛法出家樂行布施常教檀越種種飲食供養眾僧有一佛髮爪塔以香華旛蓋種種伎樂而供養之以是業報生於大姓十萬年中常修

梵行復發正願以是業緣得阿羅漢

阿育王經卷第三

音釋

綻私箭切
與線同
毗益

概其月切
杙也

駁北角切

覽烏耕切
也

織蘇旱切
也

阿育王經卷第四第五

同卷

墳三

鳩那羅因緣品第四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是時阿育王於一日中起八萬四千塔於是
日中王夫人名鉢摩婆底翻有美生一男兒
形色端正眼爲第一一切人見無不愛樂時
有內人即白大王王有功德夫人生兒王聞
歡喜而說偈言

我於今日大生歡喜我孔雀姓名聞一切
宮人以法由之增長

故名此兒名達磨翻婆陀那翻增即抱此兒

示阿育王時王見已歡喜說偈

我兒自端嚴爲功德所造光明甚輝曜
如優波羅華以此功德眼莊嚴於一面
其面貌端正譬如秋滿月

乃至阿育王命諸大臣而語之言汝等嘗見
此兒眼不諸臣答言臣於人中實所未見於
雪山有鳥名鳩那羅此鳥之眼與其相似即
說偈言

於雪山頂有寶華處鳩那羅鳥而住其上
此兒二眼類彼鳥眼

王便發言將此鳥來虛空上半由旬夜叉神
聞其語下一由旬神聞其語一念之頃夜叉
之神即得鳥來時阿育王以鳥眼比兒眼見
此二眼無有異相即以鳥名而以名兒復說

偈言

大地人王以可愛眼鳩那羅名以爲兒名
是故大地其名遠聞

乃至鳩那羅長大爲其納妃妃名干遮那翻金
摩羅翻時阿育王將鳩那羅往至鷄寺寺

有上座六通羅漢名耶舍是時耶舍見鳩那
羅未經幾時應當失其眼即白王言何故不
令鳩那羅作其自業時阿育王語鳩那羅大
德令汝所作汝當隨之時鳩那羅禮耶舍足
說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眼非是常汝

當思惟即說偈言

汝鳩那羅當思惟眼無常病苦衆患所集

凡夫顛倒由之起過

時鳩那羅於宮中靜處獨坐思惟眼等諸入
爲苦無常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
多往鳩那羅處見其獨坐觀其眼故而起欲
心以手抱之而說偈言

以大力愛火今來燒我心譬如火燒藤

汝當遂我意
鳩那羅聞其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汝今於我所不應說此言汝今爲我母
我則爲汝子今此非法愛應當捨離之
何故爲此事開諸惡道門
時微沙落起多不遂意故心生瞋忿即說偈
言

愛心徃汝處而汝無愛心汝心既有惡
不久須臾滅

鳩那羅答言

我今寧當死以法而清淨不願於生中
而起不淨心若有惡心者失人天善法

善法既不全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過而欲殺之於北有國
名德又尸羅拒逆不從阿育王領時王聞之
意欲自往大臣白王王今當令鳩那羅往不
須自去時阿育王命鳩那羅而語之言汝往

彼國答王言唯爾時阿育王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聞其此言雖爲是兒而是我心以心念故倍加莊嚴

是時阿育王即便令人嚴治道路老病死等悉令不現時阿育王與鳩那羅同載一車送之近路將欲分別手抱兒頸見鳩那羅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見鳩那羅眼心歡喜故有病皆除是時有一相師婆羅門見鳩那羅不久失眼見阿育王唯觀兒眼不緣餘事見已說偈

王子眼清淨王觀之歡喜眼光明莊嚴云何而當失此國諸人民見鳩那羅眼一切皆歡喜猶如天上樂若見其失眼一切當苦惱

乃至鳩那羅次第行至德又尸羅國彼國人

聞出半由旬嚴治諸道處處置水以待來衆

時諸人民即便說偈

德叉尸羅人執寶覺盛水及諸供養具

迎鳩那羅王

時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迎王不

爲鬪諍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

諸供具供養鳩那羅王迎至國中時阿育王身遇重病糞從口出諸不淨汁從毛孔出一切良醫所不能治時阿育王即語諸臣召鳩

墳三

四

那羅還我當灌頂授以王位我於今者不貪身命時微沙落起多即便思惟若鳩那羅得作王者我必當死思惟已白阿育王言我能力王病得除愈一切醫師不須令進時阿育

王即受其語斷諸醫師時微沙落起多語諸

醫師外聞男女病如王者可將其入時阿毗羅國有一人病如王不異時病人婦爲覓醫師說其病狀醫師答言將此人來我欲見之當爲處藥乃至婦人將此病者送與醫師醫師復送與王夫人時王夫人將此病者置無人處令破其腹出生熟二藏於熟藏中有一大蟲若上行糞從口出蟲若下行便從下出若左右行諸不淨汁從毛孔出時王夫人磨摩梨遮以置蟲邊而蟲不死復以草芨以置蟲邊蟲亦不死復以千薑以置蟲邊蟲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於蟲邊蟲即便死時王夫人以如此事具以白王王於今者應當食蒜病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利利不得食蒜夫人復言爲身命故作藥意食之乃至阿育王遂便食之蟲死病除便利如本時阿育王清

淨洗浴語夫人言汝於今者當何所求隨意與之夫人白王願王七日聽我爲王王語夫人若汝爲王必當殺我夫人又言過七日已我當還王時阿育王遂便許之夫人思惟我欲治鳩那羅今正是時是時夫人即便假作阿育王書與德叉尸羅人令取鳩那羅眼書中說偈

我今有大力 威名甚可畏 鳩那羅王子於彼爲罪過 今勑彼人民 挑取其二眼今爲此事 汝等速爲之

時王夫人作書已竟須齒牙印之阿育王眼夫人欲印書故便近王邊王即驚覺夫人白王何故驚怖王答夫人我夢不祥見有鷲鳥欲取鳩那羅眼是故驚懼夫人答言王不須憂鳩那羅子今甚安隱第二更夢王復驚起

語夫人言我今更夢如本不祥夫人問言夢復云何王答言我見鳩那羅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而不能言夫人答言其今安隱願勿憂之乃至後時阿育王眼夫人即便以大王齒竊取印之遣使送之與德叉尸羅人時阿育

王又夢自齒悉皆墮落至明清旦澡洗已畢爲身命故召相師來以夢所見具向其說語言汝當爲我解釋夢意相師答言若人有此夢者兒當失眼不異失兒而說偈言

若人夢齒落 必當失兒眼 兒眼既已失
乃至彼人以書與鳩那羅鳩那羅得書已語諸人言若能取我眼者今隨汝意時諸人即喚旃陀羅汝當挑取鳩那羅眼旃陀羅合掌說言我今不能何以故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即便起立合掌向四方神而呪願言

今一心歸佛 清淨法及僧 世間諸仙人
於世爲最勝 一切諸聖衆 皆護鳩那羅

六 境三 是時鳩那羅即脫寶冠語旃陀羅言汝挑我汝面明月眼

使者執書至德叉尸羅國是時彼國人民見此書至念鳩那羅故共隱此書而不與之不欲令其起於惡心彼諸人民復更思惟阿育大王其甚可畏心不敬信於其自兒尚欲取眼況於我等而不起惡復說偈言

今此鳩那羅 如大仙不異 於一切衆生
皆能作饒益 彼阿育大王 而不起慈念
況於餘衆生 而能不殘害

眼我當與汝復有一人形貌可憎十八種醜語鳩那羅言我能挑眼時鳩那羅尋憶大德耶舍所說便說偈言

合會有離 是真實說 思惟此義 知眼無常

我善知識 能饒益者 是人說法 皆苦因緣

我常思念 一切無常 第十三 是師之教 深自憶持

我不畏苦 見法不住 當依王教 汝取我眼

我已攝受 無常真實

是時鳩那羅語醜人言汝當取我一眼置我

手中我欲觀之時此醜人欲取其眼無數諸

人相與瞋罵而說偈言

眼清淨無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挑此眼

如拔池蓮華

是無數人悲號啼哭是時醜人即出其眼置

鳩那羅手中時鳩那羅以手受之向眼說偈

汝於本時 能見諸色 而於今者 何故不見
本令見者 生於愛心 今觀不實 但爲虛誑
譬如水沫 空無有實 汝無有力 無有自在
若人見此 則不受苦

是時鳩那羅思惟一切諸法悉皆無常得須
陀洹果既得果已語醜人言所餘一眼隨汝
取之時彼醜人復更挑之置鳩那羅手中既
失肉眼而得慧眼而說偈言

我於今者 捨此肉眼 慧眼難得 我今已得
王今捨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爲法王子

今從自在 苦宮殿墮 復登自在法王宮殿
乃至鳩那羅知取其眼是微沙落起多而說

偈言

願王夫人 長受富樂 壽命長存 無有盡滅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是時鳩那羅婦干遮那摩羅聞鳩那羅失眼以念夫故至其夫所入多人處見鳩那羅失

眼流血悶絕躋地傍人以水灑之令得醒寤啼泣說偈

眼光明可愛昔見生歡喜今見其離身

墳三

心生大瞋惱

鳩那羅語其婦言汝勿啼泣我自起業自受此報復說偈言

一切世間以業受身衆苦爲身汝應當知

一切和合無不別離當知此事不應啼泣

是時鳩那羅共其婦從德叉尸羅國還阿育

王所二人生來未曾履地其身軟弱不堪作

業時鳩那羅善於鼓琴復能歌吹隨其本路

乞食濟命漸漸遊行至於本國欲入宮門時

守門人不聽其前既不得前而復還出住車

馬廄於後夜中鼓琴而歌歌曰我眼已失四
諦已見復說偈言

若人有智慧見十二入等以智慧爲燈
得解脫生死三有中之苦悉爲自心苦

三有中之過今應當知之若欲求勝樂

當思十二入

時阿育王聞其歌聲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今此說偈及聞鼓琴似是我子鳩那羅聲
若是其至何不見我

時阿育王命一人來我所聞聲似鳩那羅而
墳三聲清妙復兼悲怨聞此聲故令我心亂如象
失子而聞子聲其心迴遑不安其所汝可徃
看是鳩那羅不若是鳩那羅汝可將來乃至
此人受教至車馬廄至已見其無有二眼皮
膚曝露不復可識還白大王王所令看是孤

獨盲人共其婦俱住車馬廬非鳩那羅時阿育王聞其此言懊惱思惟而說偈言

如昔所夢見鳩那羅失眼今此盲人者鳩那羅不疑汝可更至彼但將此人來以思惟子故其心不安隱

乃至此人受教更至其所語鳩那羅言汝是誰兒何所名姓鳩那羅復以偈答

父名阿輸柯增長姓孔雀一切諸大地悉爲其所領我是彼王子名爲鳩那羅姓曰法王佛今爲法王子

是時使人將鳩那羅及其婦至宮中時阿育王見鳩那羅風日曝露以草幣帛雜爲衣裳形容改易不復可識時阿育王生心疑惑而語之言汝是鳩那羅不答言我是阿育王聞悶絕墮地傍人見王而說偈言

王見鳩那羅有面無有眼以苦惱燒心從牀墮於地

傍人以水灑王今其得醒還至坐處抱鳩那羅置其膝上復抱其頸啼哭落淚手拂頭面憶其昔容而說偈言

汝端嚴眼今何所在失眼因緣汝今當說汝今無眼如空無月形容改易誰之所作汝昔容貌猶如仙人誰無慈悲壞汝眼目汝於世間誰爲怨讐我苦惱根由之而起汝身妙色誰之所壞懊惱心火今燒我身譬如霹靂摧折樹木懊惱之雷以破我心如此因緣汝今速說

時鳩那羅以偈答言王不聞佛言果報不可說乃至辟支佛亦所不能免一切諸凡夫悉由業所造

善惡之業緣 時至必應受 一切諸衆生
自作自受報 我知此緣故 不說壞眼人
此苦我自作 無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緣
不由於人作 一切衆生苦 皆亦復如是
悉由業所生 王當知此事

我於今者 欲出其眼 欲以鐵鋸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頸 以火燒身
令飲毒藥 以除其命
阿育王說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鳩那羅
聞深生慈心復說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爲諸惡業 大王於今者
不應便殺之 一切諸大力 無過於忍辱
世尊之所說 其最爲第一

時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喚微沙落
起多而說偈言
汝但說其人 我不生瞋心 汝若不說者
我心亂不安

時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喚微沙落
起多而說偈言
汝今爲大惡 如何不陷地 今汝不爲法
於我爲大過 汝今旣爲惡 從今捨於汝
猶如行善人 捨不如法利
時阿育王瞋火燒心見微沙落起多復說偈
言

捕之一切皆得得已復作是念若皆殺者肉當臭爛無如之何我當挑其兩眼使其不死而不知去後漸殺之作是念已一切挑眼長老於意云何先獵師者鳩那羅是以其挑鹿眼故無數年中常在地獄從地獄出生於人中五百世中常被挑眼今是最後餘殘果報比丘又問以何因緣生於大姓得端嚴眼復得羅漢答言諸長老聽過去久遠人壽四萬歲時有佛正覺名迦羅鳩村駄出現於世是時如來於一切世間所應作者皆已作訖入無餘涅槃時有一王名曰輸頗翻莊嚴爲佛世尊起四寶塔時王命過弟不信佛起塔珍寶悉皆密取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見塔毀壞懊惱發聲時有長者子問彼諸人汝等何事懊惱發聲諸人答言世尊之塔本有四寶不謂

於今悉皆毀散是故我見懊惱發聲時長者子即以四寶如本莊嚴復令高廣有勝於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訖復發願言迦羅鳩村駄爲世間師願我後師亦如今日比丘當知昔長者子即鳩那羅是以其修治迦羅鳩村駄如來塔故今得生於大姓之中以其造作如來像故今所得身端嚴第一以其發願值善師故今得釋迦牟尼爲師及見四諦

阿育王經卷第四

阿育王經卷第五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半菴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爾時阿育王得堅固信問諸比丘誰已能於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諸比丘答言孤獨長者已大布施王復問言其能幾許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萬金阿育王聞即便思惟孤獨長者用百千萬金我於今者亦以百千萬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萬四千塔又於佛初生得道轉法輪入涅槃及諸羅漢涅槃之處各以十萬金施四部大會亦已作訖又三十萬衆僧一分阿羅漢二分學人及精進凡夫於一日中一時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寶一切大地官人大臣鳩那羅及以自身悉施衆僧復以四十萬金布施衆僧又以無

數之金贖此大地乃至自身後以九十六千萬金布施衆僧時阿育王得病困篤生大憂惱大臣成護是其先世隨喜施沙知識聞大王病便往王所而禮王足即說偈言
昔面如蓮華塵垢不能汙大力諸冤家不得見大王猶如日炎盛人所不能視何故於今日悲泣而流淚

阿育王以偈答言

我今生憂惱不爲身命財別離聖衆故是以我憂惱世尊諸弟子成就諸功德以種種飲食日日當供養常思如此事是故我流淚

復次成護我昔欲以百千萬金供養三寶而意未滿我今欲以四十千萬金布施滿我本心思惟已便欲遣四十千萬金送與鷄寺是

時鳩那羅兒名三波地是翻具爲太子大臣語
太子言阿育大王須更應終而今欲遣四十
千萬金送與鷄寺一切國王以物爲力太子
應當勒守物人勿令金出於是太子即便勑
之阿育王勑不復施行唯有金器供王食用
王食訖已便令送此金器與彼鷄寺復斷金
器聽以銀器王食竟已復令送此銀器與彼
鷄寺復斷銀器乃至以鐵器供王王食已復
令送與鷄寺復斷鐵器聽用瓦器時阿育王
無復有物唯半菴羅果在其手中時阿育王
心大悲惱召諸大臣及以人民古音一切和合而
語之言誰於今日爲此地主大臣起而作禮
合掌說言唯天爲主更無異人時阿育王淚
落如雨而說偈言

今我阿育王 無復自在力 唯半阿摩勒

於我得自在 何用是富貴 如恒河流水
先所領國土 豪貴最第一 今忽貧窮王
不復得自在 一切諸合會 皆悉當分離
如來正法言 無有能知者 我先所勑令
一切無障礙 猶如意意識 於緣得自在
我今所教勑 如水礙於石 一切諸怨賊
我悉先降伏 王領一切地 攝一切貧苦
今者無光明 如雲障於月 如阿輸迦樹
華葉悉枯落 是我阿輸迦 貧悴亦如是
是時阿育王即呼傍臣名曰跋陀羅目呵賢翻
面而語之言我失自在汝今於我爲最後使
唯此一事汝應當作此半阿摩勒果送與鷄
寺宣我語曰阿育王禮衆僧足昔領一切閻
浮提地今者唯有半阿摩勒果是我最後所
行布施願僧受之此物雖小以施衆僧福德

廣大而說偈言

我本爲人王 於宮得自在 無常爲自相
不久而磨滅 能爲療治者 唯有聖福田
今我無醫藥 願今見濟度 此半阿摩勒
是我最後施 小施而福廣 是故應攝受

時此使人受王勅已將半阿摩勒果往至鷄
寺於上座前以阿摩勒果供養衆僧合掌說
偈

一切地一繖 王領無障礙 猶如日光明
遍照一切處 以自欺詭業 功德於今盡
譬如日入時 無復有光明 以恭敬頂禮
施半阿摩勒 顯其福德盡 今爲最後施
是時上座集諸比丘而語之言汝等今當起
怖畏心如佛所說見他無常是處可畏誰能
於此不生厭離何以故

勇猛能布施 孔雀阿育王 王領於大地
闍浮提自在 今日果報盡 唯有阿摩勒
大地諸珍寶 悉爲他所護 今此阿育王
捨半阿摩勒 諸有凡夫人 福德力生慢
當爲說無常 今其生狀離

時諸衆僧得阿育王半阿摩勒果碎以爲末
以置羹中遍行衆僧時阿育王語成護言誰
今爲王成護禮足合掌說言天爲地主更無
有人時阿育王以人扶起遍觀四方向衆僧
處合掌而言今留珍寶此外大地乃至大海
一切施僧又說偈言

水爲大地衣 七寶嚴地面 持一切衆生
及以諸山等 我今以捨此 布施諸衆僧
於衆僧得果 是故我今施 以此布施福
不求帝釋處 亦不樂梵天 及諸大地主

唯欲以此福願求心自在得共聖人法人所不能奪

乃至阿育王以多羅葉書此偈語以齒印之執書合掌向彼僧處而作是言以此大地一切施僧說已便終乃至大臣用五色綵以莊嚴輿供養王身供養已便以海水欲以灌太子頂以授王位成護語諸臣言一切大地阿育大王已施衆僧諸臣答言我等今者當作云何成護答言先阿育王作意我用百千萬金施佛法僧已與九十六千萬金欲更滿之而諸臣不聽王意不滿故以一切大地布施衆僧諸臣即便取四十千萬金以贖大地即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頂令登王位三波地兒名毗梨訶鉢底翻太白星太白有兒名毗梨沙斯那翻牛軍牛軍有兒名弗沙跋摩翻星尾鎧

有兒名弗沙密多羅翻差友乃至弗沙密多羅得登王位集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住不失諸臣答言大王之姓從阿育王來是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乃至佛法未滅阿育大王名聞亦在王今應當起八萬四千塔時王答言阿育大王有大神力人無及者更有方便得流名不是時有婆羅門呪願第一而是凡夫不信佛法白王言有二種因名得常住一者作惡二者作善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王今壞之名則常在乃至弗沙密多羅王嚴駕四兵欲壞佛法往至鷄寺至已於寺門聞有師子吼王大怖畏復還波吒利弗國如是三返往至鷄寺亦復如是還於本國集彼衆僧而作是言我於今者欲壞佛法諸衆僧中於塔及寺各有所護宜各說之諸僧皆

言我等護塔王於是時即殺上座次及諸僧時有沙柯羅國是其所領語彼國人若有能

得一比丘首與其金錢彼國有寺名曰法王

時彼寺中有一羅漢人欲取頭而白王言彼

有比丘今欲取頭送與大王時王聞已自欲

取之是時比丘入滅盡定以定力故刀仗火

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殺復往餘處至拘瑟他

歌藏庫國彼國有一夜叉神守護佛牙是夜

又思惟佛法當滅我既受戒不復殺生我有

女兒已利履夜叉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惡

業故而我不許爲護佛法今應與之復有一

大力夜叉常護弗沙密多羅王以其力故人

無侵害是護佛牙神將護王夜叉至於南海

是時已利履夜叉取太山壓弗沙密多羅王

及其四兵一時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多

弗沙密多羅王既被殺已孔雀大姓從此而滅

阿育王經卷第五

壇主

十六

音釋

曝蒲

木懊

於到

切陷

乎監

切陸

鋸刀

居御

切也

入地

也

鋸刀

鋸刀

柯切

可鎧

悔恨

也

入地

也

鋸刀

居御

切也

入地

也

鋸刀

鋸刀

可亥

可亥

悔恨

也

入地

也

鋸刀

居御

切也

入地

也

鋸刀

鋸刀

已利

履

跋語

夜叉

切

名

切

名

切

名

切

名

切

阿育王經卷第六第七

同卷

墳四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記優波笈多因緣品第六

是時佛欲涅槃化阿波羅囉龍王及瞿波囉旃陀利龍王竟至摩偷羅國於彼國告阿難

墳四

言於此摩偷羅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賣香商主名笈多有兒名優波笈多無相佛當

作佛事教化多人證阿羅漢果此處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今其弟子人捉一四寸籌投石窟中使滿石窟阿難當知我後教化弟

子優波笈多最爲第一阿難汝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世尊佛言彼山名優樓漫陀如來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舍那婆私比丘於彼山起寺又說法教化優波笈多令其出家於摩偷羅國有長者子兄弟二人名那

哆婆哆其當於優樓漫陀山爲起寺檀越故名此寺爲那哆婆哆阿難當知此寺最爲第一禪處阿難驚惋優波笈多饒益多人佛語阿難汝今不應驚惋此事過去久遠其生惡道已益多人又過去世於此優樓漫陀山三邊一邊有五百緣覺一邊有五百仙人一邊有五百獼猴獼猴之中而有一主是獼猴主徃緣覺處見諸緣覺生歡喜心取樹華果供養緣覺時諸緣覺結跏趺坐是時獼猴次第作禮作禮已畢於僧坐末而自端坐乃至日

日亦復如是時諸緣覺皆入涅槃獼猴不知恒修供養如本不異見諸緣覺悉不受之是時獼猴執緣覺衣及以牽脚緣覺不動獼猴思惟是諸緣覺悉皆已死啼哭懊惱復至仙人處是五百仙人皆卧棘刺是時獼猴復學

仙人卧棘刺上又學仙人卧灰土上復學仙人五熱炙身炙身去後是時獮猴以水滅火取灰藏之所臥棘刺拔取擲去所臥之灰復取除之仙人以手攀樹自懸獮猴復撥其手令其墮地是獮猴四威儀中常教化諸仙既教化已於諸仙前端坐修定語仙人言汝等一切當如是坐時五百仙人隨其坐禪是諸仙人無師說法於三十七助菩提法思惟證得緣覺之道既得道已復作是念我得聖道由此獮猴即以香華飲食供養獮猴乃至獮猴命終時諸緣覺即以香木用燒其身佛語阿難是獮猴者即優波笈多是優波笈多於惡道中爲多衆生作大饒益我入涅槃百年後復於優樓漫陀山作大饒益爾時世尊語阿難言汝當捉我衣角時世尊將阿難身升

貴四

二

虛空往罽賓國至已語阿難言汝見此處多山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世尊復告阿難此罽賓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末田地比丘於此土立罽賓國乃至佛次第行到拘尸那城涅槃時至告長老摩訶迦葉我今欲入涅槃汝當聚集法藏令住千年爲攝受衆生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乃至佛念天帝釋時天主帝釋知佛心已即至佛所爾時世尊告帝釋言憍尸迦汝當護持法藏帝釋白佛言世尊我當如是世尊復念四天王時四天王知佛心故即至佛所佛復告四天王我涅槃後汝等當護持法藏乃至未來三賊國王汝皆應共其護持法藏四天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時世尊以法藏付摩訶迦葉及天帝釋四天王等竟復往摩偷羅

國如是次第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告阿難言涅槃時至是娑羅雙樹北面汝當安置眠處我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即說偈言

生死海無底 波浪洄復深 老病以爲岸

我今已得度 欲入無憂國 壟捨身之械

更生以爲海 老可畏爲水 牯尼爲牛王

渡彼生死海 如人依於棧 安隱至彼岸
乃至廣說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覺塔第十炭塔而說偈言

苦哉佛弟子 一切皆涅槃 今日此世間

一切皆虛空

無明爲闇覆正法燈 大德羅漢悉皆涅槃

無復守護 三藏法者 三藏正法不得久住

是時帝釋及四天王無數諸天一切徃至大

迦葉所至已禮迦葉足而說言世尊付法藏與大德及我等大德今當與我共護佛法一切佛法當共聚集勿令分散今此佛法天人

樂供養舍利說言世尊付我等法藏入涅槃今我等依佛法守護是時帝釋語持梨哆呵

嚩哆翻國治言汝於東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多翻增長言汝於南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博

叉翻不言汝於西方當護佛法復語鳩鞞羅翻好眼言汝於北方當護佛法世尊言我滅後

有三賊王當來與汝同處若壞佛法汝當擁護是時佛入涅槃無數羅漢亦入涅槃是時

好身言汝於北方當護佛法世尊言我滅後

攝受住世千年爲攝受一切衆生故乃至迦葉鳴磬以神通力從口出聲告閻浮提一切令知有五百阿羅漢住拘尸那伽是時迦葉語阿菴樓駄長老見阿羅漢誰今未來阿菴樓駄答言伽梵波提翻牛王今在天上尸利沙

翻樹名殿其今未來大德迦葉問諸比丘今此衆中誰爲最小富那羅漢答言我爲最小摩訶迦葉語言長老衆僧法教汝能受不富那

答言能受迦葉又言善男子汝今能受衆僧教法善哉善哉汝今當往天上尸利沙殿伽梵波提所而語之言大迦葉及諸衆僧喚汝來下今有衆事汝可速來而說偈言

善男子當往尸利沙之林捨此衆往彼伽梵波提所

廣四五乃至富那往至尸利沙殿語伽梵波提言迦

葉及諸衆僧於閻浮提一切和合今有僧事汝宜速下伽梵波提答言善男子汝當說佛及衆僧勿道迦葉及衆僧何以故佛已涅槃諸外道等當輕佛法復次有惡比丘起破僧事外道當言佛既涅槃法亦滅盡諸比丘等皆無所知佛昔在世以智慧光明令諸世間悉亦光明今既滅度世間皆闇我於今者何事至彼復說偈言

一切世間空無復歡喜處無如來說法閻浮提無事我今欲住此而入於涅槃汝今還彼以宣我心伽梵波提禮大迦葉及諸衆僧而說此言

一切世間空無復歡喜處無如來說法閻浮提無事我今欲住此而入於涅槃伽梵波提說此語已即入涅槃是時富那還

闍浮提而說偈言

大德勝衆伽梵波提禮敬而言佛已涅槃我於今日亦入涅槃如大象滅子亦隨滅是時大迦葉即便立制從今已去衆僧和合結集法藏其事未畢諸比丘等不得涅槃即說偈言

從今日已去一切僧和合未結集法藏皆不得涅槃

乃至五百阿羅漢皆和合竟大迦葉白僧言此長老阿難恒隨如來其今已老一切衆僧當恭敬之復說偈言

此長老阿難受持佛所說利根有智慧常隨如來行淨心解佛法應當恭敬之饒益諸衆僧十力所讚歎

是時大迦葉語諸比丘我等若於此地結集

法藏大眾雲聚必當悲泣妨於法事我等欲於佛得道處摩伽陀國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及五百阿羅漢至王舍城是時長老毗梨時弗多供給阿難行毗梨時弗至已彼國四衆聞佛涅槃心生悲惱是時阿難思惟四衆懊惱云何說法長老毗梨時弗思惟我觀和尚心爲是聖人爲是凡夫即見和尚猶是學心未厭欲界見已往阿難處至已說此偈言汝當往樹下於涅槃作心瞿曇當坐禪不久證涅槃

是時長老阿難以毗梨時佛教化故盡日行坐洗五蓋心如是一更乃至五更明星出時外出洗足洗竟還寺欲右脅卧頭未至枕離諸煩惱得羅漢果往王舍城乃至迦葉及五百羅漢亦來此城是時阿闍世軒提希子聞

迦葉及五百羅漢至莊嚴道路種種供具迎
大迦葉時阿闍世王以無根心成就故悉見
佛來從高樓墮^{寶四}佛以神力而接取之今於象
上見大迦葉復欲投下時大迦葉亦以神力
而接取之是時迦葉語阿闍世王如來神力
不假思惟聲聞神力必須作意若不作意而
汝墮者命則不全從今以去不應復爾時王
答言我當如是時阿闍世王禮迦葉足合掌
說言大德世尊涅槃我遂不見若大德作意
欲入涅槃當來看我迦葉答言如是復語大
王我等欲於此城結集佛法時王答言我從
今去未至終滅當以衣服飲食醫藥卧具供
養衆僧願諸衆僧在竹林中是時迦葉思惟
此寺廣大諸比丘等妨亂我事當作是言如
是可說如是不可說有石窟處名畢波羅延

樹我等當於彼處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共五百羅漢往畢波羅延石窟至已莊嚴住處語諸比丘於未來世諸比丘等當失正心我等未中之前當共集優陀那伽陀中後集一切法乃至五百阿羅漢次第坐於其坐處鋪尼師壇一切衆僧心念於三藏中先集何藏大德迦葉言當先集修多羅藏諸衆僧復言誰能誦修多羅迦葉答言長老阿難多聞中第一一切修多羅皆是阿難受持我等當問阿難集修多羅是迦葉語阿難言汝今當說修多羅我等大衆當共結集而說偈言汝長老阿難當知此法藏是如來所造汝力故能任汝持佛法藏如牛負重擔如來持十力取勝大勇猛能令三有滅佛法如醍醐一切持法藏皆悉已涅槃

唯今汝一人 受持佛法藏

是時長老阿難答言如是即從座起於上座
前立觀一切衆僧而說偈言

此大吉衆僧 離世尊一人 淨心不莊嚴

如虛空無月

乃至長老阿難唐四從上座次第作禮禮已即登

高座而便思惟有修多羅我親從佛聞有修
多羅不親從佛聞我於今者悉說如是我聞
乃至大德迦葉語阿難言長老應說修多羅
在何處說而說偈言

大智皆勸請 佛子汝當說 佛初修多羅

在於何處說

時阿難答言波羅奈國爲五比丘初說修多
羅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波羅奈國仙面鹿
園佛語諸比丘此苦聖諦乃至廣說是時長

老阿若憍陳如思惟我此衆中聞爲我等說
修多羅如是至佛法不斷皆是初所聞法便
生懊惱是時阿難見是事故亦生懊惱便下
高座而在地坐復說偈言

三有無有力 猶如水中月 幻化芭蕉樹

復以智慧力 能知諸世間 是故捨生死
而入於涅槃 如大風倒樹

時五百阿羅漢皆除牀座露地而坐是時迦
葉語諸比丘阿難所說是何修多羅乃至五
百阿羅漢入三摩提從三摩提起而說言如

是修多羅唐四如是修多羅乃至廣說四種修多

羅結集已竟衆僧復言我今欲集毗尼藏應
當問誰大德迦葉答言長老優波離持一切
律最爲第一我當問其欲結毗尼是時迦葉
語優波離長老汝當說毗尼我欲結集答言

如是佛於何處說波羅夷優波離答言於毗
時國爲何人說爲須提那迦蘭陀子如是廣
說乃至第二法藏已竟摩訶迦葉復思惟我
等自說智母是時迦葉語諸比丘云何說智
母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
覺八正道四辯無諍智願智悉皆結集法身
制說寂靜見等是說智母乃至大德迦葉已
結集法藏而說偈言

已結經法竟 爲世間饒益 佛十力所說
是事不可量 世間無明闇 法燈能除之
是時長老阿難思惟佛世尊涅槃時有犯小
罪教令除滅我今當白衆僧即於上座前合
掌而言我親聞受佛說從今有犯小戒悉令
放捨不復假持若衆僧同今便共捨旣無細
罪諸衆僧等則安樂住是時大德迦葉語阿

難言汝問世尊何者是細戒應捨何者非細
戒不應捨於五篇中爲是第五爲是第四阿
難答言我實不問何以故于時佛邊諸大比
丘悉皆不問我時最小心無慚愧是故不問
復次爲佛涅槃我時懊惱是故不問時大迦
葉語阿難言汝有罪過犯突吉羅如來臨欲
涅槃從汝索水而汝以濁水上佛阿難答言
我旣最小心無慚愧是時柯掘他墳四解不江有

五百乘車而從江過車去未久我便取水是
故水濁迦葉又言如來須水汝何故不以鉢
向天天自降水何爲取此濁水上佛是故汝
今得突吉羅復次世尊有新袈裟色黃如金
汝何故以足蹋之阿難答言非我無慚愧是
時我處更無異人是故足蹋迦葉又言汝何
故不執衣向天天當來捉是故汝今犯突吉

羅復次佛時語汝若人能修四如意足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令汝知之而佛如來常成就四如意足汝何故不請佛住世一劫若減一劫阿難答言大德迦葉不無慚愧時魔王迷惑我心是故不能請如來住迦葉語言此亦得突吉羅罪復次汝何故以如來陰藏相示諸女人阿難答言大德非我無慚愧以陰藏相示諸女人時諸女人多諸愛欲若見如來陰藏之相便厭女身願求男身是故示之迦葉語言汝得突吉羅罪汝應當懺悔是時迦葉語諸比丘我等今當說七減諍法及諸細罪諸比丘中或言衆學法是小或言四法是小或言九十事是小或言三十事是小或言乃至二不定是小或言若留四重及十三僧殘餘一切捨外道當說沙門瞿曇其法斑

駁若佛在世法則和合佛滅度後法亦散滅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隨其意欲受便受欲捨便捨佛說此言若有比丘不一心受者當正心受戒若已受戒不得捨之依佛所說悉皆受持若比丘如說受持善法增長無復退轉是故依佛說一切諸戒悉皆受持

阿育王經卷第六

阿育王經卷第七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一

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迦葉翻喜入涅槃摩訶迦葉付阿難翻歡喜入涅槃阿難付末田地翻中入

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翻紵女入涅槃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翻護大入涅槃優波笈多付締徵柯翻女優波笈多在摩偷羅國教化弟子有成阿羅漢者輒令投一四寸籌於石室中室廣十二肘長十八肘自作誓言籌若滿室當入涅槃籌既滿已乃入涅槃以法付囑弟子締徵柯締徵柯是滿室籌中最後弟子優波笈多語締徵柯言昔佛以法藏付囑迦葉迦葉以付囑阿難阿難以付囑末田地末田地以付囑和尚我今以此法藏付囑於汝付

囑既竟却後七日而入涅槃天人展轉相告溝闇浮提阿羅漢十萬人和共來供養學人及優婆塞優婆夷不可勝數乃至涅槃時至身騰虛空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現十八變諸天世人莫不歡喜然後以籌而自閻維爾時一千羅漢同入涅槃乃至締徵柯受護法藏迦葉因緣長老摩訶迦葉涅槃第十四因緣爾時梯毗梨迦葉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一切皆誦以願智令知三藏受身證滅盡三昧得總持四辯與五百阿羅漢結集法藏佛所說法次第付囑與諸勝人處處流布常視讀誦勿令遺失於一切衆而爲饒益常自思惟我年已大老死無常作此思惟依佛所說依力已受善友受經法子已生以現佛恩少報佛恩誰能一切悉報佛恩一切同學於法

和合多時持身以攝世間多時擔身已大疲
極以臭身疲極涅槃時至而說偈曰

已結修多羅 以修治道路 世尊之法語

處處廣宣說

復說偈曰

無慚愧已除 已攝有慚愧 已作自饒益

我涅槃時至

是時摩訶迦葉往至阿難處語長老阿難言
世尊付我法藏付已而入涅槃我今欲涅槃

境四

十三

以法藏付汝汝當受持爾時王舍城當有商

主兒生以舍那衣覆是故名舍那婆私舍那

婆私入大海後歸於世尊法當修供養汝當

教化令其出家汝當以佛法藏以付與之爾

時摩訶迦葉以佛法藏付長老阿難付法藏

竟作是思惟是我世尊大慈悲難作已作教

化周遍無邊功德以造此身世尊舍利處處
供養我應入涅槃汝當自知是我可作無有
別事復說偈言

是我世尊摩訶慈悲世尊舍利我已供養
菩提三昧之所出生 難作已作最後供養

摩訶迦葉以神通力往四支徵

法輪處以第一恭敬禮拜供養八舍利塔亦

復如是復入於龍宮以修供養譬如師子王

處成道處轉

入於池湖湖無有怖畏深大不動清淨無垢
於彼佛牙供養已竟譬如龍王出於虛空一

瞬眼頃至忉利天宮與帝釋及諸天歡喜供

養供養既竟意欲從彼而入涅槃是時帝釋

見此事相語迦葉言念於淨行常住山中以
何意故而來至此此處孤獨無有歸依是時

梯毗梨摩訶迦葉語帝釋言憍尸迦我樂看

佛牙及佛天冠摩尼寶珠鉢多羅等是我最後應爲供養復說偈言

爲說苦盡是故我來爲看佛相是故我來帝釋及諸天聞迦葉語一切懊惱恭敬彼故而以兩手捧持佛牙以授迦葉迦葉頂受目

不暫瞬以漫陀羅華

翻圓華

薄拘羅華

翻曲香

牛

頭旃檀周流那

翻未香

以此供養摩訶迦葉語

帝釋及一千諸天汝當修不放逸是時迦葉於須彌山頂忽然不現還王舍城爾時長老迦葉以佛法藏付囑阿難是時阿難日日隨

迦葉後行阿難語迦葉言莫入涅槃是時

迦葉告阿難言我今與汝各隨所入爾時阿

難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阿難以三可愛和合一者名可愛二者聞可愛三者色可愛彼人見色不厭聞說法不厭迦葉亦早起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迦葉思惟我本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迦葉入王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爲啓聞迦葉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迦葉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迦葉今來欲入涅槃故須見王是時迦葉入城乞食竟入鷄足山破山三分於山中鋪草布地即自思惟而語身言昔如來以糞掃之衣覆蔽於汝乃至於彌勒法藏應住復說偈言

我以神通力當持於此身以糞掃衣覆至彌勒佛出以此故彌勒教化諸弟子爾時迦葉起三三昧一者如入涅槃竟被糞掃衣以三山覆身如子入腹而不失壞乃至

彌勒法藏應住二者若阿闍世王來山應開迦葉思惟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當吐熱血死三者若阿難來山當開是時從三昧起捨命入涅槃入涅槃竟地六種動帝釋等無數天人以天諸華供養迦葉身三山還合以覆其身帝釋及諸天遠離故生懊惱即說偈言我等今日遠離迦葉心生懊惱不能自勝畢鉢窟天衆難法生摩伽陀人生貧孤獨一切世間無有歸依今此迦葉第二佛滅正法山墮正法船動正法樹落正法海涌魔王歡喜攝受法亂

作如是語已忽然不現是時阿難入王舍城未出迦葉入涅槃長老阿難王舍城乞食竟思惟無常乃至阿闍世王眼中夢見其母姓滅驚此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迦葉向來

欲見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灑王王得少醒徃竹林中禮阿難足禮已復起懊惱啼哭說言我今聞長老摩訶迦葉入涅槃阿難答言大精進已入涅槃爾時阿闍世王語阿難言看迦葉身我欲供養阿難將王至鷄足山上是時阿難見諸羅刹護迦葉身阿闍世王亦如是見又見天華覆迦葉身見已舉手拍頭以一切身接足作禮如象觸樹倒禮已便欲覓薪以闍維之是時阿難語言大王今何所作王答言我欲燒迦葉身阿難答言莫燒莫燒此身神力所持乃至正覺彌勒佛九十六千萬弟子圍遙來至此處取迦葉身現諸弟子時彌勒說言此迦葉是釋迦牟尼弟子少欲知足最爲第一又結集釋迦牟尼法藏復說偈言

此仙比丘迦葉氏 釋迦牟尼大弟子

最勝善見益世間 是其受持彼法藏

是時彌勒弟子生念彼時人身小釋迦牟尼
身爲如是爲當大是時彌勒佛見其弟子而
語言摩訶迦葉身糞掃僧伽梨是釋迦牟尼

世尊僧伽梨衣彼弟子聞已憂愁故九十六
千萬弟子當得證阿羅漢果復得受持戒行
功德復次於山頂當起塔阿闍世王還其城
內是時三山還合更覆其身阿闍世王即於
山上更復起塔以種種香華供養

阿難因緣

爾時長老迦葉入涅槃時阿闍世王禮阿難
足說言長老佛入涅槃我不見長老摩訶迦
葉入涅槃亦不見若長老欲入涅槃願來見
我阿難答言如是乃至舍那婆私商主從海

而還舍那婆私以其寶物安置室內徃竹林
中是時長老阿難於講堂門立爾時舍那婆
私徃阿難所到已禮足於一處坐舍那婆私
語阿難言長老當知我從海中安隱得還今
欲於佛寺一切衆僧作五年功德大會今佛
何處阿難答言世尊已入涅槃舍那婆私聞
已悶絕躋地傍人以水灑之少時得醒乃說
言長老舍利弗何處入涅槃如是摩訶目捷
連摩訶迦葉等何處入涅槃問已復言長老
我欲作五年功德大會阿難言隨汝意作乃
至廣說作大會已阿難語言汝已於世尊法
藏作五年功德竟今日當作以法攝受舍那
婆私汝當於佛法藏出家舍那婆私答言如
是長老阿難爲其出家受具足戒乃至究竟

第四錫磨舍那婆私復受大受我當至死著舍那衣長老阿難受持八萬四千法門乃至佛所說諸羅漢所說舍那婆私悉能受持具足三明通達三藏爾時長老阿難住於竹林是時有一比丘誦斯伽陀翻不等偈

若人百年生 不見水白鷺 若人一日生能見水白鷺 是人有智慧 名勝彼百年是時阿難將其遊行聞彼所說而語言汝誦此偈非佛所說當言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滅是人有智勝彼百年復次二人謗佛一者不信瞋恚故謗二者雖信不如法受持修多羅義亦名謗佛如人無足無口此人無用娑底翻生阿栗多翻惠子此二人不能善受修多羅義亦如是復說偈言

癡人不聰慧 其爲無可用 聰慧不受法

其慧則爲毒 正智聞可說 則得解脫果是時彼誦偈比丘還其師所說阿難言世尊所說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滅勝彼百年彼師語弟子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復說偈言

若人老至失其念力 智慧身力 一切皆老復語弟子依汝所誦莫從彼語乃至阿難復徃其所聞說本偈長老阿難語言我已語汝此非佛說彼答阿難我師說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阿難思惟欲徃其師所爲說此義復觀其心受我語不即見其心不受此義復更思惟有餘比丘能爲說不亦不見人能爲其說阿難念言若佛在世我當白佛及舍利弗目犍連迦葉等今佛等悉入涅槃我今亦欲隨入涅槃以佛力故法住千年復說偈言

如彼諸仙人悉皆已過去我今與彼等無有差別相今我自思惟猶如鳥隨風彼已入涅槃能除諸垢結於世間爲燈爲除無明闇除彼大精進無量律儀者今唯我一人如林餘一樹

是時阿難付囑舍那婆私復說世尊付法藏摩訶迦葉竟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囑我竟入涅槃今我欲入涅槃此佛法藏應當受持守護於摩偷羅國有山名優流漫陀_{十九}翻無醍醐摩偷羅國有長者生二子一名那多_{二十}翻無二名婆哆是佛所說於彼山中應當起寺復有摩偷羅國賣香商主名笈多笈多當生兒名優波笈多汝當教化令其出家其是世尊所記無相佛我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是時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已付法藏於舍那婆

私竟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阿難思惟我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阿難即入王宮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爲啓聞阿難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阿難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見王是時阿難入城乞食乞食竟即自思惟若我於此入涅槃阿闍世王不以我身分與毗舍離人毗舍離人於阿闍世王必當相瞋若我於毗舍離國入涅槃毗舍離人必不以我身分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於毗舍離人必復相瞋是故於恒河中我入涅槃是時長老阿難往恒河處阿闍世王於眠中夢見繖柄折而纓不墮驚此夢故

怖畏起覺門人白王阿難向來欲見大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起王是時王得少醒即自思惟長老阿難欲於何處當入涅槃是時有林中天語阿闍世王言長老阿難佛法王子守護法藏其以作心令三有滅以寂靜意往毗舍離國爲涅槃故是時阿闍世王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毗舍離國復有天人說偈語毗舍離人言此仙阿難陀以除無明闇於世間多人等起慈悲心入毗舍離國爲欲入涅槃是時毗舍離人舊解離車毗翻復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是時阿難上船往恒河中阿闍世王來揖阿難合掌說偈佛子入涅槃於三世間等佛面如蓮華今已入涅槃汝是我等歸不應捨離我

是時毗舍離人禮阿難足合掌說言汝於比處人天所念而今欲滅瞿曇於此世間最勝自在眼如蓮華爲饒益孤獨故應當攝世間長老阿難作是思惟若我入摩伽陀國離車毗人當懊惱若我入毗梨時國摩伽陀王復當懊惱我於今日當思所宜既已知時即說偈曰

以半功德法與摩伽陀王復以半功德與離車毗衆如是此二人當正修供養長老阿難於涅槃時大地六種震動爾時於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動其見阿難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難所到已禮足合掌說言我於長老當得佛所說法及出家具足修清淨梵行長老阿難生念我一切弟子應當來生

此念時五百弟子阿羅漢一切來集長老阿難即以神力轉此大地乃至仙人及五百弟子出家受具足於第一羯磨仙人及五百弟子得須陀洹果於第二羯磨得斯陀含果於第三羯磨得阿那含果於第四羯磨除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仙人及弟子於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是時末田地作所作已禮阿難足說此言如世尊最後與須跋陀出家須跋陀前入涅槃我不樂見和尚涅槃和尚亦當聽我前入涅槃長老阿難語末田地言世尊付摩訶迦葉法藏入涅槃摩訶迦葉付我入涅槃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應受持佛已說罽賓國第一坐禪寺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應持法藏入罽賓國是故汝應將法藏入彼國末田地答言爾

長老阿難付法藏與末田地竟現神通力作十八變於虛空中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竟從其身中出種種色青黃赤白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是時阿難其身端正譬如名山出清流水及種種華阿難思惟欲分此身半與摩伽陀王半與離車毗衆是時以神通力遂檀越心以智慧金剛破其身山半與摩伽陀國半與毗舍離衆乃至阿難入涅槃阿闍世王與諸天人供養半身毗舍離人復供養半身有二塔一在王舍城一在毗舍離

末田地因緣

是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末田地思惟我和尚教我將佛法藏入罽賓國時末田地往罽賓國坐於繩牀更復思惟此罽賓國龍王所領

若不伏之不來我界應入如是三昧以三昧力令罽賓國六種震動乃至龍王不能自安於是龍王至末田地所時末田地入慈三昧龍王興風吹袈裟角不能令動復起雷雨末田地神力變其雷雨皆成天華優鉢羅拘牟頭分陀利華等悉皆墮地乃至復以種種器仗欲害末田地復以神力變其器仗亦成天華復以大山壓末田地復變大山而成天華即時空中而說偈言

大風吹動不移衣角雷雨器仗變爲天華譬如雪山日光所照悉皆融消無有遺餘入慈三昧火不能燒器仗毒害不近其身於是龍王驚恐往末田地所說言聖人教我何作末田地言此處與我龍王答言不可得也末田地言此處佛所記當起最勝坐禪處

名罽賓國龍王復言此是佛所記耶末田地答言如是龍王復言欲得大小地耶末田地言欲得如牀處龍王言如是我與是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廣其坐處如究塗盧那茂呵不翻解覆此大地龍王復言幾人相隨末田地言有五百阿羅漢龍王復言若五百阿羅漢少一人者當奪住是時末田地自思惟乃至法藏當有五百阿羅漢不其見不減乃至過數答龍王言如是長老復言若有受施應有檀越我欲將白衣入罽賓國龍王答言如是是時末田地將衆多白衣入罽賓國立聚落城邑諸白衣語末田地言我今於此云何自活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將諸白衣入捷陀摩陀那翻香山至已諸白衣掘取宮叉摩翻鬱金香還罽賓種是時香醉山中諸龍王瞋末田地教

化降伏諸龍王問末田地世尊法藏住當幾時末田地答言經一千年諸龍王作約至佛法住聽住彼國末田地答言如是時末田地取鬱金香至罽賓國種乃至世尊法藏住是時末田地廣布法藏現種種神力與諸檀越共學佛法令其解悟然後涅槃如水滅火以牛頭栴檀種種香木闍維其身收其舍利爲之起塔

舍那婆私因緣

爾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時舍那婆私往摩偷羅國於中路有寺名貧陀婆那翻叢林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老比丘論議說偈無犯第一戒 擇法第一聞 是比丘謂是舍那婆私說

時舍那婆私語二比丘汝所說義非我所說

正法和合是我所說長老先過去世於波羅奈國有一商主與五百估客欲入大海於其中路見辟支佛病商主留諸估客看辟支佛以醫所說藥商主親自料理時辟支佛病得小瘥爾時商主取舍那衣衣本麤澁更浣染治令其軟滑浴辟支佛以衣施之白言世尊此衣麤澁世尊浴竟願納受之辟支佛答言善男子我老隨舍那婆私出家以此衣覆我身得聖法今著此衣至入涅槃商主白言莫入涅槃乃至我入海還當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供養世尊至未入涅槃我今入海不得住此辟支佛言我今不得不入涅槃汝已大作功德當生歡喜時辟支佛即爲商主現十八變現神變已即入涅槃商主供養其身作此誓願我於此比丘修諸功德以此善根如

其所得我當得之時商主者我身是也是故
我今值最勝師今我得道我著舍那婆私衣
於世尊法藏出家以舍那婆私覆身得道以
舍那婆私覆身入涅槃我當著舍那婆私於
白衣處亦著此衣是故我名舍那婆私我受
具足第四羯磨竟復受大受乃至未入涅槃
恒著舍那婆私是故復名舍那婆私是時長
老舍那婆私次第行至摩偷羅國徃優流漫
陀山坐於繩牀優流漫陀山有二龍王兄弟
與五百諸龍相隨舍那婆私思惟我不伏之
不得教化即以神力動山二龍王瞋往舍那
婆私
婆私處起疾風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入慈
三昧能令風雨及火不近其身變其水火悉
爲天華謂優鉢羅華拘牟頭分陀利華等悉
皆墮地復起雷電亦以神力變其雷電皆成

天華復以種種器仗欲擲舍那婆私亦以神
力變爲天華復以大山欲壓舍那婆私亦變
大山而爲天華即時空中而說偈言

譬如雪山日光所照悉皆融消無有遺餘
入慈三昧火不能燒器仗毒害不近其身
於是二龍王徃舍那婆私處白言聖人教我
何作舍那婆私答言我欲於比山中起寺汝
當聽我龍王答言不可得也長老言世尊已
說我入涅槃百年後於大醍醐山寂靜最勝
處當起寺名那哆婆哆龍王復言世尊已記
耶長老答言如是龍王言若世尊已記我聽
是時長老思惟觀察那哆婆哆寺檀越爲生
已未見其已生時舍那婆私早起著衣持鉢
入偷羅國乞食乞食已徃那哆婆哆檀越處

至已語檀越言善男子汝當與我金錢我欲
於醍醐山起寺那嚩婆嚩兄弟二人語舍那
婆私我不能也長老語言佛已記汝二人於
大醍醐山當起寺二人答言若佛所記我當
起寺乃至二人於山起寺服飾等物悉皆具
足故名此寺爲那嚩婆嚩

阿育王經卷第七

四

六

音釋

鞞頻眉奴侯掘其月跔達合瞬輪闍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阿育王經卷第八

第九

墳五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二
優波笈多因緣

爾時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寺已即便思

青五

惟賣香商主名笈多生已未生見其已生其

兒名優波笈多世尊所記無相佛我入涅槃

百年後能作佛事生已未生見其未生舍那
婆私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令其精進時
舍那婆私一日多將弟子入其家別日與一

弟子入其家復於一日獨入其家笈多當作

佛事見舍那婆私獨來其家問言聖人何故
獨無弟子隨從長者語言我是老人何得有
人隨從於我若有人樂精進出家則有隨從
笈多語言我樂在家受王欲樂不能出家若

我生兒當隨長老長老言如是如是恒作此
願勿令退失乃至笈多生兒名阿波笈多
正翻不護至其長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語言汝
先有願若我生兒當與長老今兒已生此兒
有德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言我今唯有
一兒若第二兒生當與長老時舍那婆私思
惟此兒是優波笈多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
如是乃至第二兒生名陀那笈多翻寶至其
長大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汝先願第二
兒生當與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
笈多答言長老勿瞋我有二兒共治家業一
令覓物一令守護若第三兒生當與長老舍
那婆私復更思惟此是優波笈多不見其非
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兒生端正好色甚
可愛樂過人之色不及天色是故名爲優波

笈多是兒長大其父留之以法治生多獲其利時舍那婆私徃笈多處語言善男子汝先願第三兒生當以與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我當作誓令其治生若長若退不得出家不長不退乃聽出家是時

第5

二

魔王令摩偷羅國一切人衆悉買其物令其得利乃至舍那婆私徃笈多所時優波笈多正在賣香長老語言汝心心法生云何爲善云何爲惡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與云何爲善云何爲惡長老語言若心心法與貪瞋癡相應是名爲惡與不貪不瞋不癡相應是名爲善乃至長老復於異時更徃優波笈多所語言善男子汝云何心心法生爲善爲惡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爲善云何爲惡長老言汝今欲知心心法爲善惡者若

能受道除心心法惡我當作事時長老以黑白土爲丸而語之言若汝黑心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當作不淨觀如所說念佛應當思惟是時優波笈多欲作善心心法而取多黑丸乃至不得一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黑丸一分白丸復更思惟取半黑丸半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白丸一分黑丸復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取白丸是時摩偷羅國有姪女名婆娑婆達多翻天主典其有一婢徃優波笈多處買香多得香還其主問言汝於何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來婢答言有賈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語微妙以法賣物其主聞已於優波笈多起姪欲心復令其婢至優波笈多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汝共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波笈多優波笈

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見未是其時婢還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百銀錢與我是故不來復令婢往而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來共相娛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言優波笈多猶答言我今相見未是其時乃至別有長者子往婆娑婆達多所復有一商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疋馬及種種物至摩偷羅國至已問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有第一端正女人國人答言有姪女第一端正名婆娑婆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百銀錢及種種寶物往至其處是時姪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取其身骸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相娛樂是長者子親善知識於不淨處覓得身骸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彼婆娑婆達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乃至如

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外是時優波笈多聞婆娑婆達多手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於本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觀其手脚及其耳鼻復說偈曰

昔以最勝衣 及種種寶飾 如是等衆具莊嚴於其身 若人樂解脫 欲厭離於世是時不當見 寶飾莊嚴身 今時應往觀無慢無歡喜 其色還本相 視之生厭離爾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繖隨從行至野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身邊驅逐鳥鳥不令侵啄乃至其婢語之先數遣喚優波笈第五多其人今來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我好形容今已毀壞實爲大苦於此地上爲血所汙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見之而起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脚耳鼻集之一處無令

得見乃至其婢集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波笈多至已對婆娑婆達多立而觀之婆娑婆達多見優波笈多語言聖善至昔時我身堪受五欲于時遣使而言非時今手脚被截在血泥中何故而來復說偈言

前時之身猶如蓮華大價寶衣以爲莊嚴而無功德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即身離莊嚴離歡喜血爲塗香見之驚悅優波笈多答言我今非是起欲心來爲見貪欲想及不淨想是故我來

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及種種華莊嚴汝身見者心亂一切衆人有欲見者以無物故而不得見今汝此身散在諸處一切衆人無不見者色還本相離於莊嚴臭處如是屍骸共住

增五

五

身薄皮覆以血灌之薄皮覆身以肉泥之千脉纏縛處處周遍此身如是云何起愛復說姊妹外可愛色世間人見起於欲心若知其內即得解脫貴賤尊卑皆有臭屁愚者見之起於淨見智者見之起不淨見此身臭穢是不淨處以種種香用以熏身此身可惡垢膩膿血種種衣服以自莊嚴身不淨箇以水淨之愚夫罪人愛著此身若有人聞佛說善法隨從受持厭離五欲樂解脫心入寂靜林依道爲筏渡有彼岸婆娑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死聞佛功德轉變其意樂於涅槃即便說偈答優波笈多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實智慧有大慈悲今當更說如來妙法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優波笈

多更觀其身觀其身竟得獸欲界以自說法
故通達四諦得阿那含果婆娑婆達多得須
陀洹果是時婆娑婆達多語優波笈多言善
哉善哉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三惡道大苦
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來應等正
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偈曰

我往歸依佛 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天人中可貴 清淨離欲法 無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令其歡喜還歸本
處去已未久婆娑婆達多即便命終生於天
上是時諸天爲摩偷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
聞已供養其身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往笈多
所語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笈多答
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銳乃聽出家
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以神通力令其治生不

利不銳是時優波笈多即自思惟稱量算計
不利不銳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言汝
此兒是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
汝當聽其隨我出家乃至笈多聽其出家是
時長老舍那婆私將優波笈多往那嚩婆嚩
寺與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
結得羅漢果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言
善男子汝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有比丘
名優波笈多無相佛當作佛事如是再說佛
弟子中教化第一善男子汝當作佛法饒益
優波笈多答言如是舍那婆私教其說法摩
偷羅國一切人民聞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
相佛當說法無量千人皆欲往聽乃至長老
優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見佛說法處四衆圍
繞如半月形復更思惟世尊說法次第云何

即見次第謂欲味欲過欲出及四信等如是
次第乃至涅槃優波笈多亦如是說法是時
魔王於大衆中兩於真珠以亂人心衆人亂
故無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衆心亂
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衆心即見知是魔

第五

王所作至第二日倍多人來優波笈多更次
第說四諦真法是時魔王復更兩金以亂衆
心無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衆心亂
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衆心即見知是魔
王所作至第三日復倍多人來優波笈多復
更說法是時魔王更雜兩珠金及作天妓樂
是時衆人未得離欲見色聞聲其心變動不
復聽法是時魔王即以華鬘繫優波笈多項
乃至優波笈多思惟誰作此事即知是魔又
所作優波笈多生意此魔王於世尊法藏常

作亂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我
可化佛記於我爲無相佛教化人攝受故乃
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時不即見魔王受化
時至是時優波笈多取三死屍一者死蛇二
者死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變三死屍以作
華鬘往魔王處魔王見優波笈多生大歡喜
優波笈多已受我化即便以身欲受華鬘優
波笈多自手縛之即以死蛇繫其頂上死狗
死人繫其頸下優波笈多語魔王言如汝先
以非法之華以辱於我如是我今還以死屍
繫縛於汝汝今已與佛子和合若有神力可
以現我譬如大風能動海水以爲波浪而不能
動摩羅耶山翻離
塔山是時魔王欲脫死屍用力極多而不能脫譬如蠎子不能移山魔王
瞋忿上昇虛空而說偈曰

若我自不能 從頸脫死屍 有餘天能脫
其力則大我

長老優波笈多復以偈言

汝往歸依梵 及日月帝釋 入火及大海

不燉爛不脫 我以此死屍 繫著於汝頸

神力之所作 無有能脫者

爾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十三天

四天王爲脫死屍而不能得復往入梵天處

大梵語言善男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

脫之如大海岸水不能破復說偈曰

如蓮華絲縛於雪山 有能稱舉此不爲難

神通之力 死屍繫身 我今不能爲汝脫之

若我諸天所有之力不及如來弟子之力

譬如餘光 不及火光如此火光不及日光

魔王說言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當歸依

誰大梵語言汝今速往歸依優波笈多如人
於此地墮即於是地得起汝今從其神力墮
還從其神力起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力爲
大即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 佛弟子法藏 誰復能思量

如來之神力 如來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世尊慈悲心離煩惱譬如金山

我無明故處處亂佛 處處作惡而不降伏

廣五

爾時欲界主魔王無逃避處離優波笈多而

思惟即捨慢心往優波笈多處禮其足說言

長老我從菩提樹間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

種種惡無量無數復於婆羅國婆羅門舍佛

往彼處令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亦

不瞋我或時化作龍蛇惡鬼種種可畏以怖
世尊亦不瞋我長老今日無有慈悲令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見恠笑令我羞愧優波
笈多言汝無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來慈悲
功德比於比丘譬如芥子比須彌山無異螢
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海如是沙門
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佛以是因緣汝所作
罪佛忍受之魔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疑
有大忍辱我以煩惱惡故常欲惱佛世尊以
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當說
優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當聽汝於佛所
多作衆惡種不善法除於如來生敬信心無
以除滅是故佛見當來久遠不伏於汝復說
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來則發起 從小增長大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爾時魔王念佛舉身毛豎如歌曇婆華翻不
解復說偈言

我多種種 苦惱世尊 世尊不瞋 我願相應
如兒罪過 父不責之

爾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今其心
冷禮長老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已攝受我 能今於我恭敬世尊
今以死屍繫縛我頸 以爲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爲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有約當爲汝脫之魔
王問言云何爲約優波笈多言汝從今去莫
惱比丘魔王答言如是如是復當云何教我
所作長老答言世尊法藏當廣流布是我所

作是時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答言汝今當知如來入涅槃百年後我時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我所未見汝今爲我所攝受故如來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唯樂見佛身魔王偈答

當共作約若見我作如來身色不得見禮此是一切智恭敬故長老禮我我當自滅今無有力擔聖人禮如伊蘭芽不能勝持象牙所擔故先共約

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禮汝魔王復言小待須臾乃至我入林中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爾時欲亂彼故化作佛身金色晃耀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即爲除三種死

屍爲欲見於如來色故是時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身竟從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帳裏種種莊嚴既竟然後乃出如來色相無有譬喻令人見者無不歡喜譬如采畫有種種色爾時魔王以變化色莊嚴林竟又復化作舍利弗以置右邊作目犍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在後摩訶迦葉阿鞞樓駛須菩提等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遶化佛如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即從座起觀佛色身目不暫捨即說偈言
無常無慈悲破壞如來色如來無常故滅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見此化身見真佛無異一心合掌略以偈讚

面勝於蓮華 眼勝優波羅 色勝衆華林
亦勝於真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彌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無量無數劫 修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障身 見者皆歡喜
冤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魔以一
切身禮魔王足譬如大樹根折躰地爾時魔
王驚而說言長老今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
云何爲約魔王言先共作約若我作佛不應
作禮云何於今而見禮耶長老從地起小聲
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火但見如

第五

十二

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禮不禮汝也魔王問言
汝一切身分頂禮我足云何而言不禮我耶
優波笈多言我不禮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
譬如以土爲佛若敬禮者但作佛想不作土
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爾時魔王
即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還歸本處尅後四
日魔王即自打鐘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欲
生天及得涅槃皆應往優波笈多所諮詢受正
法若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於是
魔王說偈言

若人欲富貴 不樂於貧窮 若樂天上樂
及大涅槃樂 悉當聽受法 思惟其義趣
若人未曾見 最勝兩足尊 大師有慈悲
自然得聖法 悉皆應當往 優波笈多所
此人爲世間 而作於燈明

爾時此聲遍滿摩偷羅國優波笈多降伏魔王已摩偷羅國諸婆羅門等一切人民皆往優波笈多所時優波笈多坐師子座爲衆說法心無所畏猶如師子即說偈言

若人無有智 不登師子座 山狗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五 師子無畏 摧伏外道論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師子座

是時優波笈多初所說法已次第說所謂四諦是時無數人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舍果乃至一萬八千人出家思惟坐禪精

進修道得阿羅漢果於大醍醐山有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是時諸弟子已作所作竟長老優波笈多語諸弟子諸弟子中我已教化證阿羅漢果得阿羅漢者取四寸籌置石窟中乃至一日中有萬八千阿羅漢取籌置

石窟中是時乃至海邊大地廣聞名聲知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記舍那婆私得道因緣

爾時舍那婆私與優波笈多出家竟優波笈多教化降伏魔王已爲攝受衆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攝受正法已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三昧樂世尊所記罽賓國是第一坐禪處是時舍那婆私即往彼處入於石窟受三昧樂有清淨涼風以吹其身即得阿羅漢果受解脫樂而說偈言

著舍那婆衣 觸五種三昧 於最勝山中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遍告罽賓國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樂 以清淨自誓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九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一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醍醐山那嚩

黃五

婆嚩寺去寺不遠有一虎生子不能覓食飢

十四

餓困苦即便命終優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

虎子食優波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

其師言云何乃與難衆生食其師答言善男

子爲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惱難處衆

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虎子壽命短促

將欲近死優波笈多語虎子言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爾於我所當生信心

於畜生道應生厭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心

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終於摩偷羅國生

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多教化令其出家
於七年中得羅漢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華供
養優波笈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
圍遶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彼未得
道五百弟子白其師言此我同學其年尚少

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時師答言此是先虎子
汝先所問云何與此衆生食者爲見我聞法
故今得此果時優波笈多即爲五百弟子說
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慙愧斷除煩惱得阿

羅漢果

牛味因緣

黃五

十五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出家常畏生死
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誰能說法教化於我
若有人能說法教我當得涅槃其聞摩偷羅
國世尊所記教化最勝弟子名優波笈多聞

已往摩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到已禮足合掌白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其後身畏生死苦復見其身從遠處來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而無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漿酥等欲從他國入此國彼諸女人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無有乳酪是故羸瘦時彼女人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酥等令其喜作是思惟第五十六和尚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爲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不爲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爲和尚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住罽賓國觀優波笈

南天竺人因緣

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其五百弟子心生瞋惱不敬其師見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何故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婆私即入其寺鬚髮皆長其衣麤弊優波笈多諸弟子等見已說言無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達三藏和尚尚不爲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爲說是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弟子見已而瞋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彌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尚寺坐和尚牀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尚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供養和尚舍那婆私自取

增五

十七

小牀於師邊坐乃至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尚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尚時舍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爲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臂手出牛乳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和尚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尚言是我智慧境界和尚則說非我境界則不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犍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犍連智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

名是三昧我和尚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萬七千名亦復皆失一萬阿毗曇法亦復皆失是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尚即滅憍慢舍那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悉得阿羅漢果爾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尚入涅槃和尚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偷羅國有人當生名號徵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華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

出水其身端嚴譬如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萬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爲作塔廟

北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法美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即爲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爲我說法令我得道其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相佛教化第一佛之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哆寺到優波笈多所說言世尊已涅槃長老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無餘師 唯汝以爲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後身深

墮五

十九

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聖法 即見其緣未
具足故優波笈多爲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

其心樂欲坐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
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爲說彼答言我當
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法彼又問

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波笈多言於多聞

五功德一者陰方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

便四者因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
我已教汝說三種法乃至次第說法說法竟
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窟中

提婆落起多譏天因緣

翻譏

是時天護商主住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
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師子吼若我從海安隱
得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乃至一切

諸天聞其語而受持之其國一切無不聞知

說言天護商主作師子吼我從海還當於佛
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住
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海安隱還不即見其
人安隱得還復見其還已於佛法作五年大
會又見會時幾僧和合即見其數一萬八千

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於彼衆中誰
爲上座即見上座名阿娑陀星名復觀阿娑陀
上座爲是阿羅漢爲是阿那含爲是斯陀含
爲是須陀洹即見上座是凡夫人又觀其人
爲精進爲懈怠見其精進即便思惟欲往問

之爲欲自益爲欲益他見其自作利益乃至
羅漢比丘尼至彼僧伽藍至已次第從上座
禮而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
何以我爲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
年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復更
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語意
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德汝不端嚴
上座思惟我已剃鬚髮竟云何猶不端嚴復
更觀身見其衣服羸弊喚年少弟子更浣染
之染治既竟著已端坐比丘尼復更思惟大
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其意乃至三過
羅漢比丘尼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
德不端嚴乃至大德生瞋我已剃鬚髮及浣
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大德
言云何以此爲佛法莊嚴若得四果此爲佛

法莊嚴復次大德聞商主天護作師子吼我
從海中安隱得還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不
大德答言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衆僧數不
答言不知比丘尼自說會時僧數有一萬八
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無數大德是凡夫
爲第一上座在羅漢衆中先受供養是莊嚴
不大德聞此語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
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而
說偈言

如來法可見 無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那嚩婆嚩寺彼有比丘名優
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是時
長老比丘次第往至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
優波笈多見長老來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

足消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比丘聞已心生歡喜即便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爲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便睡眠時維那取燈以置其前而復彈指比丘覺悟便欲捉燈時優波笈多入火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瞥若於盤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其本國阿羅漢

比丘尼見比丘已至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比丘答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中一萬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大德上座爲天護呪願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鷄跋耽婆鼻婆底乃至五年功德究竟亦如是呪願商主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鷄跋耽婆鼻婆底而無有異上座答言善男子我思惟汝功德呪願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爲商主經營大舶入海取寶令滿此舶還閻浮提是時海中遇大風吹舶令墮沙海我等爲毗婆尸佛正覺聚沙爲塔以珍寶物供養此塔是時諸天及諸帝釋示我道路我等即復裝揀大舶天人語言

七日有大水來當將汝舶入闔浮提乃至七
日有大水來將我大舶入闔浮提以我作此
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緣

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一萬八千阿
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於三寶所已
作供養是故我說呪願多跋多柯翻從是時彼是是跋
多柯翻是時鷲婆跋多柯翻從是時鷲跋耽翻是時彼是婆

鼻娑底生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當於

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摩偷羅
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問佛弟子言有人
可造生死不佛弟子答言婆羅門當往那嚩
婆嚩寺彼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
時婆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爲四衆說法優

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無有我亦復無我所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婆羅門精
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
至取籌置石室中

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有一善
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優波笈多
說法亦復睡眠時優波笈多教其往坐禪處
至已樹下跏趺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
多以神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
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即便驚覺時
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時比丘隨

路而出往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比丘答言和尚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答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爲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彼樹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能爲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爲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

續五

雷

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往其處至已禮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恩惟見其最後身能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使更爲給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衆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衆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萬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比丘即爲一切衆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

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禮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爲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工巧因緣

爾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衆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極即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先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誰能爲我說法教化聞摩偷

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往其處禮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見其更爲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

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
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
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
摩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言大德今
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爲比丘種種辦具是時

第五

王六

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爲起寺共長者
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
德除一切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
石室中

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爲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笈多言我
明日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滿糜一是一
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
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

故而欲多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二過
白和尚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復言汝雖能
今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
貪欲熱以不淨觀爲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
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滿
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尚
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多復語言汝今
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即
爲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
取籌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第五
王七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少欲
知足不樂榮華不以酥油摩身不湯水浴不
食酥油常畏生死爲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
即生心念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

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往其處合掌禮敬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即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麤惡不願榮華時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當爲說答言如是優波笈多爲其教化令諸檀越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酥油摩其身以湯水洗浴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

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爲愛所縛語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中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屍入於廟中一則空徃既入廟已共諍死屍一言我得此屍一人言我得此屍於是二羅刹互共相諍第五天即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屍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屍來者復應殺我乃可受死不得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助其牽掣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復

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
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其出家精進修
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

音釋

銳俞芮切 刃利也 燐乘到切 爐與燥同 爐居到切 驚例鷺鳥 舶万船 博
大船也切海中 掣所玉切 糜忙皮切 撐昌列切 傀叟也 陌陌博

阿育王經卷第十

墳六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二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而於其身爲愛所縛集一以酥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其身以種種飲食供養其身以其於身愛所縛故不得聖道即便思惟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一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

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乃至往摩偷羅國優

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爲愛所縛又語言善男子能受我教當爲汝說答言如是時優波笈多將其入山於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樹語言汝當上此

大樹是時比丘即便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一千肘又語比丘汝當次第放二脚比丘受教即便放脚又復語言令放一手亦便受教又語言復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優波笈多言我先共約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言是時比丘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是時優波笈多即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慳因緣

摩偷羅國有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而大慳以其慳故不得聖道優波笈多語言汝當布施汝今出家已得第一物不須復覓餘物又復以法得他供養乃至得飲食入鉢中者應當布施若不能廣施隨所得食當分施

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慳故猶不肯與時比坐二人皆阿羅漢至滿三日多得飲食方分二人爾時優波笈多教化說法即便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鬼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將至林中在一樹下坐禪而復睡眠時優波笈多爲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頭當其前手捉樹枝身懸空中比丘見已即便驚覺生大怖畏即從座起還其本處優波笈多令還坐禪處時彼比丘白言和尚彼林中有一鬼七頭當我前手捉樹枝懸在空中此甚可畏優波笈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最可畏若比丘爲鬼所殺不入生死若爲睡眠所殺

則生死無窮比丘即還坐禪之處復見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意但爲得須陀洹果不放逸故脫惡道怖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當入涅槃時優波笈多見其意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至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爲蟲所食口氣臭穢優波笈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須陀洹受如此苦而說偈言

生旃陀羅姓 樂著於三有 惡蟲食其體爲愛自在故 入於三有苦 汝當見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覆三惡道 以其放逸故
生旃陀羅姓 汝莫作此意 當觀三有苦
爲脫三有苦 我當爲汝說 汝當作精進

爲於解脫故 生死無有實 猶如芭蕉林

比丘問言此人以何業緣得須陀洹而受此

苦優波笈多答言是其先於釋迦牟尼法中

出家衆僧坐禪其爲維那是時僧中有一羅

漢有此惡病搔刮作聲維那語言蟲食汝體

耶而作此聲即牽臂出而語之言汝入旃陀

羅室是時阿羅漢語維那言善男子汝當精

進莫住生死受苦是維那即懺悔之懺悔竟

得須陀洹果便自念言我已得須陀洹果不

復精進昔維那者是今小兒以罵羅漢及牽

其出令入旃陀羅處今得此報是時比丘聞

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進即得阿羅漢果時

優波笈多復化旃陀羅子旃陀羅子即厭欲
界得阿那含果即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
籌置石室中

骨想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
優波笈多爲其說不淨觀等以不淨觀折伏

煩惱令不得起其意謂言已作所作不復精

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勿作放逸

答言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優波笈多言善

男子汝見乾陀羅國持地治下名爲鑿石有

酷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異煩

惱未斷而自言斷是增上慢汝今觀此女人

爲得道不比丘答言我未能見欲向彼國師

即聽之是時比丘至乾陀羅國治下有寺名

爲土石即入彼寺消息早起著衣持鉢入聚

落乞食是時酤酒女人取食欲與而比丘見此女故姪慾變心便自取鉢中麩酪與此女人女人見之亦姪慾變心而露齒笑是比丘未觸其身又未共語已變其心時比丘見其笑露齒即入不淨觀乃至觀其身一切皆作白骨作是觀已得阿羅漢果作所作竟而說偈言

癡人無知見外好色便生貪著有智慧人見內惡色即得解脫若無明者爲色所縛若明智者於色解脫從今此身永捨不淨又於此身莫更莊嚴以實觀身即得解脫爾時比丘還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問言汝見此女人不答言依法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貪因緣

廣六

五

一三九

龍藏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初甚巨富後漸漸貧惟有五百銀錢生心念言欲於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之後須湯藥衣服當用買之乃至往優波笈多所出家日日令給使人守護銀錢時優波笈多言善男子出家之法應少欲知足汝何用是五百銀錢爲當以此物供養衆僧比丘答言此是我湯藥三衣直優波笈多令其入房化作一千銀錢而語言此是湯藥三衣直當以與汝是比丘聞已即捨其五百銀錢施與衆僧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箭刷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道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比丘精

進思惟得須陀洹果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應作已作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得須陀洹果惡道已覆不復放逸我當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然後涅槃時優波笈多爲欲令其生怖畏故早起著衣持鉢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到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身有惡瘡醫師語言汝當取箭刷刷瘡令其血出我當傅藥其人聞已日日常以箭刷刷身優波笈多見已示其弟子語言善男子汝見須陀洹受此苦不比丘答言和尚何業所造優波笈多言此人於釋迦牟尼正覺法中出家有一比丘作維那監視坐禪於衆僧中有一阿羅漢入禪處坐禪身有瘡疥即便搔刮是維那語言大德汝何不取箭刷刷身而令作

庚六

六

聲又牽其手出坐禪處語言汝當往旃陀羅舍莫亂衆僧時阿羅漢答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時維那聞是語已便向大德懺悔懺悔竟即得須陀洹果是比丘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語弟子言先坐禪維那即此旃陀羅子以其先世語阿羅漢汝何不取箭刷刷身是故今日得此果報用箭刷刷身先世又語大德汝往旃陀羅家是故今生旃陀羅姓時優波笈多弟子聞此語已心生怖畏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復爲旃陀羅子說法旃陀羅子厭離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籌置石室中小兒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生一兒一歲便死

復生一長者家二歲便死更生一長者家三歲便死如是四處五處六處七處於第七處

生至年七歲時有劫抄將是小兒入於山中

時優波笈多思惟見此衆生最後爲攝受故

往至山中結跏趺坐化作四種兵象馬車步

彼劫畏故往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即攝神

通爲其說法彼劫聞法見四真諦於佛法中

出家修道即以小兒與優波笈多時優波笈

多令其出家說法教化小兒精進思惟得阿

羅漢果既得果已即自思惟見其父母生大

苦惱還父母處說言父母莫生苦惱是時父

母見其兒還生大歡喜羅漢小兒即爲父母

說法乃至令得須陀洹果復往第六父母處

白言父母莫生憂惱我是汝子汝先所生汝

所長養至六歲而死父母聞之心大歡喜即

爲父母說法得須陀洹果如是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乃至第一父母悉爲說法教化得須陀洹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精進修行即得世

間四禪得初禪定生須陀洹想得第二禪生

斯陀舍想得第三禪生阿那舍想得第四禪

生阿羅漢想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

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已辦

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言善男

子汝可往中天竺國比丘便往優波笈多於

其中路化作五百賈客共遊山中復化作五

百劫來殺賈客比丘見劫欲來殺之生大怖

畏即自思惟我非羅漢若是羅漢不應怖畏

我當是阿那舍於賈客中有一長者女失伴

無侶女人見比丘即禮其足便語比丘聖人

今者願將我去比丘語言世尊有制不得獨

與一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師子見遠以
隨我行優波笈多復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

欲渡江而在水下女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

丘見此女人在江中將欲沒即便思惟世尊
已聽若見女人水中欲死牽出無罪思惟竟
即便牽出牽出之後便起欲心而復思惟我

非是阿那舍阿那舍者無有欲心我應是斯

陀舍須陀洹乃至將女人上岸便作思惟我

於今者欲捨一切戒與此女人爲居時優波

笈多即攝神通在其前立語言善男子汝是

阿羅漢耶是時比丘即向優波笈多懺悔優

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

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覺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兒典領家業未經
幾時而白父母聽我出家乃至優波笈多與
其出家即爲說法令入山坐禪比丘受教即

入山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

時有婦端正及其坐禪思惟其婦時優波笈
多化作其婦以住其前比丘見已而語之言
汝何故來女人答言汝喚我來比丘語言我
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喚汝女人答言汝以
覺觀喚我非是發言時彼女人即說偈言

九
慎愧有二種 謂口及與心 於此二種中

心慙愧爲最 若無有心覺 則無口言說

乃至優波笈多還攝神力復其本身在其前

住而說偈言

若汝不樂 觀彼女人 若不欲見 則不思惟
若汝捨欲 不應當樂 譬如人吐 不復欲食
優波笈多更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
便說偈言

和尚見實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即得聖道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放牛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國於其中路有
五百放牛人時五百放牛人見優波笈多便
到其所優波笈多即爲說法既聞法已得見
四諦便以牛施優波笈多即於其所出家修
道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即得阿羅漢果乃至
取籌置石室中

化人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既聞法已得
世間四禪於初禪定生須陀洹果想於二禪
定生斯陀含果想於三禪定生阿那含果想
於四禪定生阿羅漢果想言我已作所作便
生懈怠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汝當精進莫
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羅
漢果優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禪復化作比丘
共其坐禪令其諮詢受時化比丘教其禪法又
問言誰爲汝出家和尚是誰比丘答言優波
笈多是我和尚爲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
德得優波笈多無相佛爲汝作師復問汝讀
誦何經爲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翻律本於佛
法有所得不比丘答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
阿羅漢果化人又問汝以何道得比丘答言
以世道得化人言汝所得者是世諦道汝未

得聖法比丘聞已深生憂惱便往優波笈多所白和尚言我故是凡夫和尚當爲我說法優波笈多即爲說法彼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不樂住處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子典領家事未經幾時心念欲出家白其父母聽我出家修道父母答言我無有兒唯有汝耳我今未死云何捨我出家是兒聞父母言心生憂惱乃至六日不食是時父母聽其出家而語言汝出家已當數看我答言如是即便往至優波笈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與父母有約出家之後當數看父母白和尚言往父母處是其先妻爲其懊惱不復嚴飾比丘見之語言我當捨戒還家又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說

是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言和尚一心我欲捨戒還我本處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時我欲知汝意令汝意滿後可捨戒復令其往摩偷羅國化其婦死四人擔之從彼國出是時比丘還看父母而於中路見死屍出問擔屍者此是何人彼人答言有一長者兒某甲新出家是其婦爲其懊惱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比丘聞之便隨其去欲見其身優波笈多化此死屍多出蟲血比丘見已入不淨觀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往優波笈多處頂禮其足優波笈多言汝見婦不答言依法而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錫杖因緣

是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

四禪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答言和尚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果時和尚令其執錫杖早起著衣持鉢往衆僧前然後入國是時有五百優婆塞皆持飲食隨其後行比丘

見已知他重之謂言已是勝功德人便起我慢復更思惟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我我所慢乃至往和尚處白和尚言我未得聖道當爲說法優波笈多即爲說法比丘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善見因緣

爾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得世間四禪龍王所貴時罽賓國炎旱無雨一切大眾請此比丘欲令降雨優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見今正是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今十二年無

第六

十一

兩外道見相語大眾言過十二年乃當有雨大眾聞此言而生憂惱往優波笈多處請令降雨優波笈多言我不當請雨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汝可求之時摩偷羅國大眾遣使至善見所請其求雨善見得四禪神通以神通力往摩偷羅國乃至大眾請其求雨是時善見即爲降雨滿闍浮提地闍浮提人患此大水大眾心謂善見比丘降此大雨勝優波笈多是時善見多人隨從出摩偷羅國優波笈多少人隨從入摩偷羅國時善見比丘見其自身隨從者多見優波笈多隨從者少便生慢心復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慢心即往優波笈多所至已禮足而白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優波笈多言佛所說戒汝不正守護自謂勝我而生

憍慢佛何處說聽比丘請雨乃至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聞法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寺封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

增六

十三

百數時摩偷羅國王名真多柯無有信心惱

亂衆僧及給事檀越時無量衆僧及給事檀

越往至優波笈多所說如是事優波笈多思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瞋必當害

之我當自往時優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

頃於那哆婆哆寺忽然不現即到波多利弗

多翻重華子樹城鷄寺時阿育王聞優波笈多來

修治國界香華伎樂種種莊嚴與諸大臣及

國人民悉皆往迎優波笈多至已禮足恭敬

合掌說言大德何故來此答言故來王處王

復問言有何事故大德答言大王已弘廣佛法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彼國王真多柯王領彼國無有信心惱亂佛法王當令其守護佛法時阿育王即勅大臣名曰成護汝可使人急殺彼王優波笈多即白王言莫殺彼王王當教勅從今以去莫復惱亂佛法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授羅刹手羅刹奉書一念之頃即至彼國時真多柯王頂受讀誦既讀誦竟擊鼓宣令一切國人從今以往不得惱亂佛法時阿育王問優波笈多彼何等寺爲偷劫所亂優波笈多答言那哆婆哆寺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與優波笈多以一國封供給此寺時阿育王設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受供養竟即於鷄寺忽然不見還那哆婆哆寺

郗徵柯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思惟郗徵柯爲生已未見其
未生從此日日往其父母處一日與多比丘
往其家一日與二比丘往其家復別日獨往
是時長者見優波笈多獨來其舍問言聖人

填

十四

今日何故無有弟子隨從長老答言我無弟
子長者白言我樂在家不樂出家若我生兒
當與大德爲弟子是時長者生兒未久而便
命終第二兒生又復命終乃至第三兒生名
郗徵柯即與優波笈多令其出家優波笈多
爲其出家與受具足於第一羯磨得須陀洹
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
思惟我應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長十八肘
廣十二肘四寸籌已滿我今當入涅槃是時
優波笈多作是念已便以法藏付郗徵柯說

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訶迦葉入般涅槃
摩訶迦葉法藏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以法藏
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尚入
涅槃和尚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
藏汝當守護乃至却後七日優波笈多當入
涅槃時諸天人遍告一切闍浮提人令知有
十萬阿羅漢和合學人及精進凡夫比丘白衣
等無量無數優波笈多涅槃時至以神通
力身昇虛空現種種神變行住坐卧入火三
昧入三昧有種種色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

填六

十五

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
以種種神力今諸同學及諸人天生大歡喜
心得開解即入涅槃如水滅火即以此籌闍
維其身乃至起塔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入涅
槃時復有一千羅漢捨命入涅槃乃至郗徵

柯守護法藏竟復入涅槃優波笈多因緣竟
正法常住多時不滅塔持舍利亦如是住
是人持法愛樂無窮常住不滅亦復如是
從阿育王因緣乃至優波笈多入涅槃外國
凡二千一百偈三十二字

弟子二十八人

阿育王經卷第十